



國史實錄院

牒

國子免解費進士

勘會本院恭奉

聖旨指揮編修

高宗皇帝

孝宗皇帝

光宗皇帝三朝正史今有合申請事開具下

項內一項一今來編修三朝正史合要文臣

卿監武臣刺史以上宗室大將軍應生前事

迹墓誌行狀碑誌奏議文集及前後所得

聖語并御筆文字等參照修纂及官雖早



或事有可紀者亦合立傳併乞 朝廷劄下
諸路轉運司行下所管州軍監縣鎮嚴限子
細搜訪抄錄申發赴院以憑參修施行伏候
指揮六月十七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劄付院當院今訪問得國子免解費
進士袁有所著梁谿漫志十卷須至公文

牒請遵從已降

聖旨指揮抄錄前項所要文字點對無差漏申發
赴院以備參修使用不請違滯故牒

開禧二年二月

日牒

近見費補之哀 梁谿漫志紹興間韓蘄王自樞密
使就第放浪湖山匹馬數童飄然意行一日至湖
上遙望蘇仲虎尚書宴客蘄王徑造其席喜甚醉
歸翌日折簡謝餉以羊羔且作二詞手書以贈蘇
公緘藏之親題其上云二閔三紙勿亂動淳熙丁
未蘇公之子壽父山丞太府攜以示蘄王長子莊
敏公莊敏以示予字畫殊傾歆然其詞乃林下道
人語莊敏云先人生長兵間不解書晚年乃稍能
之耳嘉定改元莊敏公次子樞密承旨帶御器械
以二詞石本見示益信梁谿之說但詞中一二字

不同耳昔人有竟病之詩及塞北烟塵之句雖皆可稱殆未有超然物外如蘄王之曠達者也中元日四門樓鑰書

右費君補之所著梁谿漫志十卷予頃在戊申之歲見其副於都城則知愛慕之今年春補之以書來曰吾成此書勤亦至矣欲廣其傳而力不逮予為邑之暇盍為我圖之予曰是吾心也乃命工刻之縣齋而誌其後曰夫鳳凰芝草賢愚皆知其美瑞補之之書不待予贊而傳也若自時厥後近自京邑遠及遐徼家藏此書人挾此策則當自丹楊始嘉泰改元中秋晉陵施濟書

梁谿漫志目錄

卷之



本朝殿閣建宮

宰輔沿革

廷魁入相

宰相出處

監修提舉國史

宰相父子襲爵

封國當避

費 衮 補之



三省勘當避諱

樞密置使

都督宣撫等使名

二府總師

同知簽書虛位

功臣號勳官

大禮五使

攝官典禮

時政記

臺諫見政府

卷之二

文武官制

翰苑降詔

學士不草詔

知制誥不試而命

學士帶知制誥

北門西掖不以科第進

二史扈從

三館館職

祕書省官撰文字

檢校官

百官謚命詞與否

文正謚

臣下姓謚多同

外夷使入朝

知軍州事

都廳簽廳

謁刺

座生門生

卷之三

入閣

元祐黨人

行卷

氏族

王文貞壻入蜀

司馬溫公讀書法

高密辭起復

范淳父字

射鴈堂

閒樂異事

元城了翁表章
王定國記東坡事

卷之四

東坡教人讀檀弓

東坡識任德翁

東坡西湖了官事

東坡改和陶集引

東坡教人作文寫字

東坡謫居中勇於為義

東坡緣在東南

東坡卜居陽羨

東坡嬾版

毗陵東坡祠堂記

武臣獻東坡啓

東坡戴笠

東坡荔支詩

東坡用事對偶精切

退之東坡用先後語

東坡文效唐體

東坡錄泂流館詩

石屋洞題名

柳展如論東坡文

貶所敬蘇黃

昌化盛事

侍兒對東坡語

卷之五

優孟孫叔敖歌

史載禍福報應事

古者居室皆稱宮

諸父大人

子者男子通稱

前言往行有所感發

老而能學

溫公論商鞅

辨高祖卧内奪韓信軍

平淮西碑誤

晉史書事鄙陋

論姚崇序進郎吏

鼂錯名如字讀

西漢句讀

西漢溝洫志

作史華實相副

論季布

辨唐太宗臂鷄事

五代典章

老泉贊畫五星

痛飲讀離騷

通鑑不載離騷

四六談塵差誤

莊嶽齊地名

卷之六

成都大成殿

蜀中石刻東坡文字藁

溫公論碑誌

唐嚴火禁

二唐論宰相

文字用語助

夏英公四六

翟忠惠四六

四六用事

吳丞相著書
嬾真子辨太公名
晉人言酒猶兵
地里指掌圖
大觀廷策士
青唐燕山邊賞
道鄉記毗陵後河
江西長老
石刻多失真
唐藩鎮傳叙

退之贈李愿詩
張橫浦讀書
楚詞落英
米元章拜石
孟子之平陸
巨字
論書畫

卷之七

作詩押韻
詩人詠史

作詩當以學

詩作豪語

東坡論石曼卿紅梅詩

東坡放魚詩

東坡雪詩

王逢原孔融詩

潘邠老重陽句

孟東野詩

唐詩工靡麗

張文替詩

詩人用字

杜少陵悶詩

方言入詩

明妃曲

陳子高觀寧王進史圖詩

陳輔之論林和靖梅詩

張芸叟詩

詩人相呼

禁東坡文

王左丞同名詩

雍孝聞

二州酒名

三處西湖

毗陵二畫

畫水

卷之八

蘇子美與歐陽公書

陳少陽遺文

韓蘄王詞

烈女守節

改德士頌

英雄先見

樹稼靈佺誤

陸宣公哀方書

藥方傳人

聞見後錄論田橫

程文簡碑誌

稱象出牛之智

士人祈閒適

蔡條著書

卷之九

劉高尚事

事有專驗於一數

譚命

江陰士人疆記

本草誤

張文潛粥記

著書稱謂

作字提筆法

何祕監語

官戶雜戶

惟揚澄江

戚氏詞

薛能詩

陳子車殉葬

烏江項羽神

二儒為僧

天生對

唐重氏族

卷之十

陸鴻漸為茶所累

范信中

投水屈原

祠廟之訛

伏波崔府君廟

臨安旌忠廟

二相公廟乞夢

蜀僧東明寺題詩

梵志詩

王虛中

惠曆寺輪藏

江東叢祠

作賦贖罪

俚語盜智



梁谿漫志目錄

梁谿漫志卷第



本朝殿閣建官

費衮補之



本朝因殿建官今見於除拜者曰觀文曰資政曰
端明觀文本舊延恩殿也慶曆七年以文明殿名
犯真廟謚改為紫宸明年丁文簡罷政為紫宸
殿學士御史何郊言紫宸不可為官稱於是改延
恩為觀文殿置學士然明道初重建八殿皆易其
名已改崇德為紫宸天和為觀文矣資政則自景
德中王冀公罷政真宗特置資政殿學士以寵

之至於端明則始於後唐明宗 國初改殿為文
明而學士仍領端明之職太平興國中併改學士
為文明殿學士雍熙初又改文明殿為文德明道
間改承明殿曰端明復置學士與文明之職並建
後又改端明曰延和然迄無拜文明學士者蓋禁
中已無此殿矣其實與端明本只一殿也此外又
有集英殿止置修撰右文殿政和五年改始為集
賢院則有學士洎建則易官為候撰矣政和四年
改端明殿學士為延康殿學士樞密直學士為述
古殿直學士五年置宣和殿學士宣和元年改宣

和殿為保和建官亦同至建炎戊申復以延康為
端明殿學士述古為樞密直學士保和之除則止
於宣和之末自龍圖至煥章七閣皆藏 祖宗謨
訓與祕閣並建官均號貼職然祕閣有修撰而無
待制學士惟天章閣初止除待制後亦遽止至今
不除學士等官蓋難於稱呼與紫宸之意同也又
有翰林侍讀學士侍講學士自元豐廢而元祐復
元符又廢至紹興六年范元長始除翰林侍讀
學士班在翰林學士之下而恩數如之乾道末職
制令刪去密學則八年一除胡承公世將至今亦

闕不除

宰輔沿革

國初宰相凡三負皆帶職首相為昭文館大學士次監修國史次集賢大學士皆平章事其後除拜不常至嘉祐時始只兩相元豐改官制宰相始不帶職而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其後或兼或否又置左右丞以行叅知政事之職政和初改左右僕射為太少宰靖康復改太少宰為左右僕射建炎初以左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門下侍郎中書侍郎為叅知政事而廢

左右丞至乾道末始改僕射為左右丞相蓋用漢制云

廷魁入相

自建隆至紹興末廷魁凡八十四人而入相者止六人呂文穆蒙正王文正曾李文定迪宋元憲庠何丞相稟梁文靖克家而王李梁三相皆再入文穆凡三八云

宰相出處

本朝宰相出處之盛前輩備記之矣自中興至于淳熙戊申宰相二十八人再入者九人朱呂秦趙張湯

陳史 宋次道記趙中令以來未五十而相者六人
而自建炎以來尤衆范丞相覺民登庸時纔三十
二張忠獻三十九秦忠獻四十二李丞相伯紀四
十五其他未五十而相者比比可數也

監候提舉國史

祖宗時凡三相首相昭文次監修國史次集賢昭
文雖首相始得之然但虛名獨監候國史有職事
為重也若止除兩相則首相監候趙中令獨相以
集賢監候久乃遷昭文薛文惠沈恭惠並相薛領
監修而沈領集賢其後畢文簡寇忠愍亦然乾興

元年令馮魏公專切提舉監候 真宗實錄於是
又增提舉之名至天聖中詔王沂公監候 先朝
正史又別敕命之提舉於是監候提舉始分而為
二職矣紹興初呂忠穆公再為首相差提舉候國
史乞改命輔臣蓋是時但候日曆例指為國史而
提舉日曆前此亦或命他官故忠穆引辭詔不允
初監修之職自元豐王歧公以來久不以入銜至
是始有提舉之命其後朱忠靖獨相監候趙忠簡
張忠獻並相時范元長候史忠簡以親嫌乞改命
忠獻監候忠獻引故事當命首相忠簡既罷忠獻

始帶監候而秦忠獻獨相以監候兼提舉自是而後凡兩相則首相監候次相提舉或首相闕而次相已提舉則命叅知政事權監候迨次相轉廳則改充監候而命右相提舉或不拜右相則命叅知政事權提舉相位皆虛則監候提舉悉以叅政攝事云

宰相父子襲爵

呂文靖初封申公其子正獻亦封申韓忠獻初封儀公其子文定亦封儀 本朝父子為相獨此兩家且襲其爵亦盛事也

封國當避

嘉祐中胡文恭公建言 太宗封晉王至 真宗封壽王乃陞壽為大國在晉國之下景德三年詔壽宋梁趙四國自今不得更封而晉反不在禁封之科魏仁浦追封晉王寇準嘗曰晉是藩邸舊封今以為贈典非所宜天禧四年乃封丁謂為晉公盖有司之過也 陛下建國於昇宜進為大國而與晉皆母得封從之然予嘗考之 真宗始封韓王而曹襄悼富文忠皆封韓公 仁宗始封慶國公而王黼白時中皆封慶公紹興辛酉秦師垣轉

廳亦封慶公有司皆失於檢照也隆興元年十二月湯丞相轉廳自榮國亦進封慶乃始辭避詔改封岐云

三省勘當避諱

舊制三省文字下部勘當本謂之勘會嘉祐未曾魯公當國省吏避其父名改為勘當至今汭襲省中出敕舊用準字輒去其下十字或云蔡京拜相時省吏亦避其父名然王禹玉父亦名準而寇萊公亦嘗作相不知書敕避諱自何時始也近年稍稍復舊

樞密置使

祖宗時樞密置使則有副使置置知院則有同知院樞使知院二者未嘗並除熙寧元年七月陳秀公自大名入西府時文潞公呂惠穆為使韓康公邵安簡為副使神宗以秀公三至樞府欲稍重其禮乃以為知院事元樞並除自此始元豐四年以樞密聯職輔弼非出使之官止置知院同知院餘悉罷紹興丁巳正月詔宥密本兵之地用武之際事權宜重可依祖宗故事置樞密使副使其知樞密院事同知院簽書並仍舊於是秦忠獻以宰

相入為樞密使自後除使者多自知院而遷至於
副使則八年除王敏節庶十一年除岳武穆飛自
是久不除授矣

都督宣撫等使名

故事二府總師為宣撫使其次曰招討宣撫有副
使有判官其次又有制置經制等使 中興以來
建使為多大者以宰相為御營使為都督或為宣
撫兼處置使次相或執政為御營副使大將皆為
方面宣撫使亦或為御營副使或招討使次為招
撫使執政或從官為大帥者帶制置大使安撫大

使有營田處帶營田大使從官亦或為招撫使都
統制等官則或為都巡檢使或充某處捉殺盜賊
制置使或止充捉殺使或裂數州或止一州為鎮
撫使其名不一惟都督非宰相不除獨趙忠簡公
知樞密院為之蓋初除川陝宣撫執政謂與蜀中
諸帥使名無異乃亟改為都督紹興辛巳壬午命
執政出使亦止為督視隆興癸未張忠獻亦以樞
密使為都督然前為相時嘗督師矣明年湯丞相
為都督楊武恭副之未幾就除都督前此未有蓋
其官為太傅錫爵為王故特命之

二府總師

中興外攘之際以宰相執政總師建炎己酉二月
首以呂忠穆公為同簽樞克江浙制置使是年五
月張忠獻公以樞密同知為川陝京西湖北路宣
撫處置使明年以京西湖北相去遼遠又已分鎮
始全付以川陝之任紹興壬子四月忠穆以宰相
都督江淮等路諸軍開府于鎮江未幾還闕以朱
忠靖為同都督辭不拜乃以孟庾權同都督四年
八月趙忠簡公以知樞密院為川陝宣撫處置使
尋改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將行而張忠獻公再

入西府乃命忠獻行邊五年二月忠簡忠獻並相
皆帶都督置司行在珥忠獻復出蕩平湖寇六年
正月又詔忠獻視師七月再視師以都督行府為
名忠簡特居中總政事中外相應竟不復行也

同知簽書虛位

元豐官制樞密院之副有同知有簽書除授雖不
皆同時然未嘗頻年虛位紹聖元年五月劉仲馮
自簽書出知真定自是不除簽書政和元年九月
王襄自同知出知亳州自是又不除同知宣和六
年蔡懋始以同知副蔡攸凡同知虛位者十三年

簽書虛位者三十年政和間童貫乃以宦寺為簽書然纔三月遽躡為領院矣

功臣號勳官

唐文武臣有賜功臣號有勳官本朝因之自神宗不受尊號吳丞相冲卿因乞罷功臣號馮當世在西府亦言之遂詔管軍至諸軍班銜內帶功臣者並罷而勳官至政和中亦罷紹興六年執政議復舊制賜功臣號以示勸獎於是諸大將以次賜號惟勳官則自紹興癸丑始命禮部尚書洪擬翰林學士基宗禮討論舊典甲寅歲大理寺丞韓

仲通繼以為言丙辰歲廟堂又請武臣有邊功者帶勳以旌之下吏部立法至庚申歲議者又以為言復下之有司八年間凡四議之然卒無賜勳者迄今惟外夷加恩則賜勳如故蓋國初檢校官憲銜與賜勳之類皆襲唐官職故不之改也

大禮五使

本朝郊祀五使沿唐及五代之制大禮使用宰相儀仗使用御史中丞頓遞使又增槁道之名用京尹禮儀使唐本以太常卿為之及鹵簿使則以學士及他尚書為之大中祥符中東封五使皆命輔臣以重非

常之禮天聖二年親郊晏元獻以翰林學士為儀
仗使薛簡肅以御史中丞為鹵簿使議者以為非
故實治平二年當郊以賈直隰中丞為鹵簿使賈
遂引故事以請乃以為儀仗使元符郊祀禮儀使
以下改差執政官然自後五使自宰執外繼以從
官之長或使相為之

攝官典禮

故事冬至祀圜丘攝太尉掌誓百官攝侍中進玉
幣并奏請致齋及輦輅前奏請政和以左輔右弼
易侍中中書令大禮行事以左輔攝事靖康詔三

省長官並依元豐官制自是復初紹興癸丑上
昭慈謚孟信安以攝太尉奉冊於是權太常少卿
江端友言漢唐以來太尉乃三公之官故命宰相
執政攝之以重其事政和以後降太尉不得為三
公今雜歷乃在特進觀文殿大學士之下而奉冊
寶猶稱攝太尉自上攝下名實不相副兼不以三
公奉冊不應典禮遂詔今後攝三公行禮自是皆
攝太傅乾道壬辰既改左右僕射為丞相刪云侍
中中書尚書二令淳熙初復有詔侍中中書令雖
已刪去每遇大禮並仍攝事貴存舊名以備禮文

乙巳之冬舉行慶壽禮王魯公以首相攝太傅梁
鄭公以次相攝侍中周益公以樞密使攝中書令
重盛典也自是率遵行之

時政記

唐故事宰臣每於閣內及延英奏論政事退歸中
書惟知印宰臣得書其日德音及凡宰臣奏事付
史館名時政記其後議者謂所奏事非一端移數
刻之久或但記出已之辭而忘同列之對恐有遺
漏乞令宰臣人自為記 國初以扈蒙之言詔盧
多遜錄時政月送史館然迄不能成書太平興國

末直史館胡旦言五代自唐以來中書樞密皆置
時政記周顯德中樞密院置內庭日曆望令樞密院
依舊置內庭日曆詔自今軍國政要並委叅知政
事李昉撰錄樞密院令副使一人纂集每季送史
館昉因請每月先奏御後付所司時政記奏御自
昉始端拱二年中書門下建言所錄時政記錄御
前殿樞密院以下先上宰臣未上所有宣諭無由
聞知乞差副樞二人抄錄送中書遂詔樞密副使
張宏張齊賢共抄錄送中書同修為一書以授史
官然止送中書未得自為記也大中祥符五年三

欽若陳堯叟在西府乃請別撰不附中書其後不止宰相與密院凡執政人人皆自為書而所記益廣然循襲一季之例或半年始送著作往往愆期妨於候撰紹興初始命每月終錄送著作院云

臺諫見政府

祖宗時臺諫得見政府而不得自相往來如王沂公親諭韓魏公近日章疏甚好范文正公爭郭后面與呂許公辨呂獻可爭濮議面與韓魏公辨司馬溫公乞立皇子親見魏公納劄子張橫渠至中書見王荆公爭新法之類韓魏公問陳師道洙司

馬近日論何事答以彼此臺諫不相往來不知所言何事是已其後臺諫得相往來而不得見政府呂汲公對簾前以備位執政不敢與言事官相通遂令范淳父諭旨於劉器之是臺諫已不可見政府矣蘇子由王彥霖諸公擊呂吉甫會議于興國浴室院則臺諫相見無所拘也今泐襲此制云



梁谿漫志卷第一

梁谿漫志卷第一
梁谿漫志卷第一
梁谿漫志卷第一
梁谿漫志卷第一
梁谿漫志卷第一
梁谿漫志卷第一
梁谿漫志卷第一
梁谿漫志卷第一
梁谿漫志卷第一
梁谿漫志卷第一

梁谿漫志卷第二



文武官制

費袞補之

文武官制自元豐政和更新其後增改亦不一因
合而書之以備稽考云元豐三年初行文臣官制
以階易官寄祿新格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為開
府儀同三司左右僕射為特進吏部尚書為金紫
光祿大夫五曹尚書為銀青光祿大夫左右丞為
光祿大夫元祐右銀青光祿大夫宣奉大夫大觀新置元祐左光祿大夫
正奉大夫大觀新置元祐右光祿大夫六曹侍郎為正議大夫

通奉大夫 大觀新置元祐 給事中為通議大夫左

右諫議為太中大夫祕書監為中大夫中奉大夫

大觀新置元祐 光祿卿至少府監為中散大夫太

常至司農少卿為朝議大夫奉直大夫 大觀新置元祐右朝

議大 六曹郎中前行為朝請大夫中行為朝散大

夫後行為朝奉大夫負外郎前行為朝請郎中行

及起居舍人為朝散郎後行及左右司諫為朝奉

郎左右正言太常國子博士為承議郎太常祕書

殿中丞著作郎為奉議郎太子中允贊善大夫中

舍洗馬為通直郎著作佐郎大理寺丞為宣德郎

右武大夫正侍郎 政和六年增置 宣正郎 政和六年增置 履正郎

政和六年增置 協忠郎 政和六年增置 中侍郎 政和六年增置 客省副使

為中亮郎引進副使為中衛郎翊衛郎 政和六年增置 親

衛郎 政和六年增置 拱衛郎 政和六年增置 東上閣門副使為左

武郎西上閣門副使為右武郎皇城使為武功大

夫宮苑使左右騏驎使內藏庫使為武德大夫左

藏庫使東作坊使西作坊使為武定大夫 武顯莊

宅使六宅使文思使為武節大夫內團使洛苑使

如京使崇儀使為武略大夫西京左藏庫使為武

經大夫西京作坊使東西染院使禮賓使為武義

大夫供備庫使為武翼大夫自皇城副使至供備
庫副使為武功郎至武翼郎今呼武功大夫以下
為副正使武功郎以下內殿承制為敦武郎淳熙改內殿崇班為修
武郎東頭供奉官為從義郎西頭供奉官為秉義
郎左侍禁為忠訓郎右侍禁為忠翊郎左班殿直
為成忠郎右班殿直為成義郎尋改三班奉職為
承節郎三班借職為承信郎三班差使為進武校
尉三班借差為進義校尉下至軍大將等易為副
尉殿侍為下班祗應及更醫官名有差

翰苑降詔

故事近臣有所請乞辭免其從與違皆當令學士
院降詔建炎掌故者省記凡請乞辭免唯不允者
始降詔紹興初呂忠穆公乞二子任在外宮觀趙
忠簡公謝任伯乞朝見並從所請而無詔書綦叔
厚宗禮時為學士引故事論之取荆公內制荅富
鄭公乞判汝州韓魏公乞判相州東坡內制荅文
潞公呂正獻辭免拜安厚卿辭遷官諸允詔以為
据從之尋又言近年急於除用人材並無降詔之
禮乃或有如敢遷延重寘典憲指揮非待賢之道
望舉行故事凡六尚書及翰林端明殿學士以上

職任與曾任宰相執政官若自外除授或被名應
赴行在者並令尚書省日下報學士院頒降詔書
以示待遇之禮且使外任近臣有所取信以離其
官守制可於是禮文稍稍復舊

學士不草詔

唐制惟給事中得封駁本朝富鄭公在西掖封
還遂國夫人詞頭自是舍人遂皆得封繳元祐間
東坡在翰林當草文潞公呂申公免拜不允批荅
及安厚卿辭遷官宗晟辭起復詔皆以為未當不
即撰進其所見以奏朝廷多從之蓋學士實代王

言視外制為重命令有所未韙舍人猶得繳還豈
親為內相者顧乃不可固應執奏以示守官之義
理則然爾

知制誥不試而命

歐陽公歸田錄載知制誥不試而命者楊文公陳
文惠及公凡三人蓋誤也實始於至道三年四月
真宗念梁周翰夙負詞名令加獎擢乃不試而入
西閣自國初以來不試而命者周翰實為之首而
楊公繼之葉少蘊左丞夢得避暑錄話乃謂周翰
與薛映梁鼎亦皆不試而用此亦誤映鼎蓋與大

年並命者獨大年不試而後命云

學士帶知制誥

翰林學士帶知制誥本於唐制唐自開元未改翰林供奉為學士院專掌內命號為內相凡充其職者無定負自諸曹尚書下至校書郎皆得與選入院一歲則遷知制誥未知制誥者不作文書但備顧問叅侍行幸而已唐自有知制誥以中書舍人或前行正郎為之 本朝亦自有知制誥如錢若水蘇易簡皆自知制誥入為翰林學士然唐之學士必帶知制誥之三字者所以別其為作文書

之學士也若 本朝翰林學士未始有不作文書者則帶知制誥徒成贅爾元豐改官制失於刪去况知制誥自掌外制天禧未欲罷寇忠愍政事召知制誥晏元憲示以除日元憲辭以臣掌外制此非臣職是也建炎元年謝任伯叅政克家除翰林學士以知制誥犯祖名為言有旨權不繫知制誥三字任伯力辭言翰林學士 祖宗時若兼領他官止與職名同元豐官制既行專典內制則必帶知制誥三字此不易之制也詎可輒緣微臣輕有改革卒辭不拜然元豐以前省臺寺監皆領空名

則固與職名同官制既行賜之以階而省臺寺監各還所職則翰林學士自應專典內制矣何必更帶知制誥三字為哉任伯第不詳攷爾

北門西掖不以科第進

北門西掖之除儒者之榮事也其有不由科第但以文章進者世尤指以為榮熙寧則韓持國崇寧則林彥振皆嘗直北門紹興初徐師川俯賜出身為翰林學士任世初申先蘇仲虎符皆賜出身為中書舍人而呂居仁本中賜出身兼掌內外制乾道淳熙以來韓元咎元吉王嘉叟秬劉正夫孝禮

皆以門蔭特命攝西掖而劉正夫有召試之命因辭言國朝之制詞命之臣皆先試而後命自渡江以來廢而不舉今方倏故事恐弗克稱塞雖可其奏然攝詞命幾三年乃罷

二史扈從

二史立螭舊多服綠者謂之一點青其職日記言記動則人主起居之除皆所當侍而遇乘輿行幸未嘗扈從此亦闕文近歲始命起居郎起居舍人從駕乃合建官本意

三館館職

唐三館者昭文館史館集賢院是也五代卑陋僅
於右長慶門築屋數十間為三館 國初太平興
國二年度地在昇龍門東北一新之以三館新修
書院為崇文院大中祥符八年又於左右掖門外
建院天禧初詔崇文外院以三館為額天聖九年
乃徙三館于崇文院前列三館後建祕閣修史藏
書校讎皆其職也 中興以來復建祕書省而三
館之職歸之開元故事校書官許稱學士 本朝
三館職事皆稱學士紹興初猶仍此稱蓋舊典也

祕書省官撰文字

故事朝廷有合撰樂章贊頌敕葬輓祭文夏國人
使到驛燕設教坊白語刪潤經詞及回答高麗書
並送祕書省官撰蓋學士代王言掌大典冊此等
瑣細文字付之館職既足以重北門之體且所以
試三館翰墨之才異時內外制闕人多於此取之
所謂館職儲材意蓋本此

檢校官

檢校官蓋唐制本以為武臣遷轉之階至 祖宗
時特崇重之凡文臣為樞密使副必以檢校官兼
正官為之大中祥符五年王真公 欽若 以吏部尚

書陳文忠堯咨以戶部尚書為使晁文元當制誤
削去檢校太傅詔並存之自後王景莊嗣宗曹襄
悼利用為副樞又用趙韓王例不帶正官直以檢
校太保為之獨太平興國中石元懿熙載止以戶
部尚書充使乾興中錢思公惟演亦以兵部尚書
為使當時以為有司之失檢校之階凡十有九三
少而上有六等後雖樞廷不復帶然自節度使而
遷者必除檢校官蓋節鉞之上止有大尉開府儀
同三司遂至少保所以必除檢校官者蓋祖宗
重惜名器之深意為之等級不肯輕畀以三孤之

任也自檢校尚書而下亦或以為散官熙寧中祖
無擇責授檢校工部尚書其後東坡黃州之貶亦
檢校水部員外郎此比頗多

百官謚命詞與否

故事百官謚不命詞政和以來有不經太常考功
議而特賜謚者始命詞紹興三年陳去非參政與
義在西掖引故事以請乃詔今後特恩賜謚命詞
給告餘給敕其後應太常考功定謚者亦徑陳乞
賜謚例多命詞朝論以為言止坐議狀給告雖特
恩得謚者亦然然今之從臣磨勘轉官尚應命詞

特恩賜謚乃人生非常之澤所宜命詞以示褒寵
若法應定謚者則當坐議狀給告可也至淳熙丁
未陳魏公賜謚正獻梁鄭公賜謚文靖乃特詔命
詞給告云

文正謚

謚之美者極於文正司馬溫公嘗言之而身得之
國朝以來得此謚者惟公與王沂公范希文而已
若李司空昉王太尉旦皆謚文貞後以犯仁宗
嫌名世遂呼為文正其實非本謚也如張文節夏
文莊始皆欲以文正易名而朝論迄不可此謚不

易得如此其為厲世之具深矣

臣下姓謚多同

臣下謚多同蓋以節行適相當固難於相避然其
間有姓謚皆同者往往稱謂紊亂嘗攷之本朝
有兩王文康溥兩張文定齊賢兩張忠定燾兩陳
忠肅瓘兩劉忠肅珙兩李忠愍中官舜舉兩朱
忠靖勝兩王恭簡剛而韓魏公謚忠獻韓宗
魏謚忠憲趙閱道謚清獻趙挺之謚清憲字雖不
同聲音亦相紊也

外夷使入朝

外夷使入朝所過郡長吏例送迎張安道鎮南京
高麗使經過公言臣班視二府不可為陪臣屈詔
獨遣少尹其後韓王汝鎮穎昌亦言交趾小國其
使人將過臣境臣嘗備近弼難以抗禮按元豐中
近以兵官餞以通判使副府謁其犒設令兵官主
之請如故事從之仍詔所過郡凡前宰相知判者
亦如之蔣穎叔帥熙河西使卒于中國柩過其境
官屬議奠拜穎叔獨曰生見尚不拜柩何屈膝向
死胡乃奠而不拜識者是之故事外夷國王來朝
宰相出笏見之使者則否紹興初麗使入貢宰相

乃出笏見之非故事時翟公巽為參政嘗以為不
可明年復入貢始檢會張安道例下之經由州郡
云

知軍州事

太守謂之知某州軍州事者言一州之軍事州事
無所不統也而或遇朝廷一時推行申嚴之事往
往皆以繫銜如隄岸通角之類彼既長是郡則一
郡之事皆所當為似不須一一入銜也

都廳簽廳

州郡簽廳舊謂之都廳歐陽公尹師魯在錢思公

幕中有都廳閒話是也宣和辛丑尚書省公相廳改為都廳內外都廳並行禁止懷安軍奏本軍都廳乞以簽廳為名從之詔諸路依此簽廳之名所由始也

謁刺

熙豐間士大夫謁刺與今略同而於年月前加一行云牒件狀如前謹牒後見政宣間者則去此一行其間有僧官叅監司亦只書實官如提刑宣德之類其末稱裁旨此風尚淳古焉

座主門生

唐世極重座主門生之禮雖當五代衰亂典章隳壞之餘然故事相仍此禮猶不敢廢在唐知舉所放進士以已及第時名次為重和凝舉進士及第時第五其後知舉選范質為第五質後拜相封魯國公官至宮傅皆與凝同當時以為榮裴皞久在朝廷宰相馬裔孫桑維翰皆皞禮部所放進士也後裔孫知舉放榜引新進士詣皞皞喜作詩曰門生門下見門生世亦榮之維翰已作相嘗過皞皞不迎不送人問其故皞曰我見桑公於中書庶寮也桑公見我於私第門生也何送迎之有人亦以

為當

梁谿漫志卷第二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the title '梁谿漫志卷第二']

梁谿漫志卷第二



唐有入閣之制

本朝因之按唐故事天子日御

殿見羣臣曰常參朔望薦食諸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能御前殿則御便殿見羣臣曰入閣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伏紫宸便殿也謂之閣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伏由閣門而入百官俟朝于衙者因隨以入見故謂之入閣然衙朝也其禮尊閣宴見也其事殺自乾符已後因亂禮闕

費袞補之

天子不能日見羣臣而見朔望故正衙常日廢伏而朔望入閣有伏習見既久遂以入閣為重至出御前殿猶謂之入閣其後亦廢至唐明宗初即位御史中丞李琪請復朔望入閣然有司不能講正其事凡羣臣五日一入見中興殿便殿也此入閣之遺制而謂之起居朔望一出御文明殿前殿也反謂之入閣琪皆不能正故歐陽公譏之本朝建隆三年八月丙戌朔御崇元殿文武百官入閣自後屢踵而行之太平興國二年詔以八月一日入閣會雨而止又以入閣舊圖承五代草創禮容

不備於是命史館修撰楊徽之等討論故事別為新圖淳化二年十二月丙寅朔遂行其禮於文德殿右諫議大夫張洎既與徽之等同撰定新儀又獨奏疏其略曰竊以今之乾元殿即唐之含元殿也在周為外朝在唐為大朝冬至元日立金仗朝萬國在此殿也今之文德殿即唐之宣政殿也在周為中朝在漢為前殿在唐為正衙凡朔望起居及冊拜妃后皇子王公大臣對四夷君長試制策舉人在此殿也今之崇德即唐之紫宸殿也在周為內朝在漢為宣室在唐為上閣即隻日長朝之

殿也東晉太極殿有東西閣唐置紫宸上閣法此制也且人君恭己南面向明紫微黃屋至尊至重故巡幸則有大駕法從之盛御殿則有鈞陳羽衛之嚴故雖隻日常朝亦須立仗前代謂之入閣儀者蓋隻日御紫宸上閣之時先於宣政殿前立黃麾金吾仗俟勘契畢喚仗即自東西閣門入故謂之入閣今朝廷且以文德正衙權宜為上閣甚非憲度竊見長春殿正與文德殿南北相對伏請改創此殿以為上閣作隻日立仗視朝之所其崇德殿崇政殿即唐之延英殿是也為雙日常時聽斷

之所庶乎臨御之式允叶常經今輿論乃以入閣儀注為朝廷非常之禮甚無謂也臣又聞唐初五日一朝景雲初始修正觀故事自天寶兵興之後四方多故肅宗而下咸隻日臨朝雙日不坐其隻日或遇大寒盛暑陰霽泥濘亦放百官起居雙日宰相當奏事即時特開延英名對或蠻夷入貢勳臣歸朝亦特開紫宸引見臣欲望依前代舊規隻日視朝雙日不坐其隻日遇大寒盛暑陰霽泥濘亦放百官起居其雙日於崇德崇政兩殿召對宰相常參官以下及非時蠻夷入貢勳臣歸朝亦特

開上閣引見並請準前代故事處分奏入不報淳
化三年五月甲午朔御文德殿百官入閣舊制入
閣惟殿中省細仗隨兩省供奉官先入陳於庭
太宗以為儀衛太簡命有司更設黃麾仗其殿中
省細仗仍舊從新制也大中祥符七年四月令有
司依新定儀制重畫入閣圖有唐朝職官悉改之
從東上閣門使魏昭亮之請景祐元年二月知制
誥李淑上時政十議其第十議乞修起入閣之儀
寶元二年 仁宗謂輔臣曰唐有入閣禮今不常
行其久廢不講抑不可以行於今乎於是參知政

事宋庠奏疏曰比蒙聖問有唐入閣之儀今不當
行臣退而討尋故事夫入閣乃有唐隻日於紫宸
殿受常朝之儀也謹案唐有大內又有大明宮在
大內之東北世謂之東內而謂大內為西內自高
宗以後天子多在大明宮制度尤為華備宮之正
南曰丹鳳門門內第一殿曰含元殿大朝會則御
之對北第二殿曰宣政殿謂之正衙朔望大冊拜
則御之又對北第三殿曰紫宸殿謂之上閣亦曰
內衙隻日常朝則御之據唐制凡天子坐朝必須
立仗於正衙殿或乘輿止御紫宸殿既喚仗自宣

政殿兩門入是謂東西上閣門也若以國朝之制則今之宣德門唐丹鳳門也大慶殿唐含元殿也文德殿唐宣政殿也紫宸殿唐紫宸殿也今或欲求入閣本意施於儀典即須先立仗於文德殿之庭如天子止御紫宸殿即喚仗自東西閣門入如此則差與舊儀相合但今之諸殿比於唐制南北不相對值此為殊耳故後來論議因有未明又按唐自中葉以還雙日及非時大臣奏事別開延英若今假日御崇政延和是也乃知唐制每遇坐朝日即為入閣而叔世離亂五代草創大昕之制

更從簡易正衙立仗因而遂廢其後或有行者常人之所罕見乃或謂之盛禮甚不然也今之相傳入閣圖者是官司記常朝之制也如閣門有儀制敕雜坐圖耳是何足為希閣之事哉況唐開元舊禮本無此制至開寶中諸儒增附新禮始載月朔入閣之儀又以文德殿為上閣差舛尤甚蓋當時編撰之士討求未至太宗朝儒臣張洎亦有論奏頗為精洽竊恐朝廷他日候復正衙立仗欲下兩制使預加商榷以正舊儀而議者以今之殿閣與唐不同遂不果行至熙寧三年五月壬子用宋

敏求王岐公等議始詔朔望御文德殿立仗而罷
入閣儀入閣之本末如此

元祐黨人

吾州蒼梧先生胡德輝理嘗對劉元城歎息張天
覺之亡元城無語蒼梧疑而問之元城云元祐黨
人只是七十八人後來附益者不是又云今七十
七人都不存惟某在耳元城為此言時實宣和六
年十月六日也蓋紹聖初童子厚蔡京卞得志凡
元祐人皆籍為黨無非一時忠賢七十八人者可
指數也其後每得罪於諸人者駸駸附益入籍至

崇寧間京悉舉不附已者籍為元祐姦黨至三百
九人之多於是邪正混殺其非正人而入元祐黨
者蓋十六七也建炎紹興間例加褒贈推恩其後
而議者謂其間多姦邪今日子孫又從而僥倖恩
典遂有詔甄別之

行卷

前輩行卷之禮皆與刺俱入蓋使主人先閱其文
而後見之宣和間蒼梧胡德輝見劉元城尚仍此
禮近年以來率俟相見之時以書啓面投大抵皆
求差遣句私書干請乞憐之言主人例避謙而入

袖退閱一二見其多此等語徃徃不復終卷彼方
厭其干請安得為之延譽士之自處既輕而先違
待士之風至此亦掃地矣

氏族

氏族之譌久矣凡蔣邢茅胙奈周公之胤也此三
者實一姓也自分為三派寢遠寢忘則為三姓矣
退之所謂徐與秦俱出韓與何同姓之類是也揚
子雲於蜀無他揚今此揚姓不復見亦皆雜於楊
矣錢鏐有吳越吳越之人避其諱以劉去偏傍而
為金王審知據閩閩人避其諱以沈去水而為尤

二姓實一姓也今之稱複姓者皆從省文如司馬
則曰馬諸葛則曰葛歐陽則曰歐夏侯則曰侯鮮
于則曰于如此之類甚多相承不已複姓又將混
於單姓矣唐永貞元年十二月淳于姓改為于以
音與憲宗名同也至今二于無復可辨如豆盧蓋
唐大族欽望瑒革皆嘗為相而此姓今不復見其
殆混於盧邪

王文貞壻入蜀

王文貞公為相長女壻韓忠憲例當守遠郡得洋
州公私語其女曰韓郎入川汝第歸吾家勿憂也

吾若有求于上他日使人指韓郎緣婦翁奏免遠
適則其為損不細矣忠憲聞之喜曰公待我厚也
予竊謂王公此舉於當國則甚公於處家則似未
盡且婦從夫者也死生禍福率當同之今其夫特
為遠郡遽俾其女歸享安佚之樂而使其夫獨被
遐征之勞豈所以教為婦之道哉唐李晟正歲崔
氏女歸寧責曰爾有家而始在堂婦當治酒食且
以待賓客即卻之不得進晟武人尚知此為公計
者政使其女不肯遠適尤當以義責使偕行使人
知公雖父子之愛亦不肯容其私益彰至公之道

則於為國處家之際兩盡其至矣

司馬溫公讀書法

司馬溫公獨樂園之讀書堂文史萬餘卷而公晨
夕所常閱者雖累數十年皆新若手未觸者嘗謂
其子公休曰賈豎藏貨貝儒家惟此耳然當知寶
惜吾每歲以上伏及重陽間視天氣晴明日即設
几按於當日所側群書其上以曝其腦所以年月
雖深終不損動至於啓卷必先視几按潔淨藉以
茵褥然後端坐看之或欲行看即承以方版未嘗
敢空手捧之非惟手汗漬及亦慮觸動其腦每至

看竟一版即側右手大指面襯其泐而覆以次指
面撚而挾過故得不至揉熟其紙每見汝輩多以
指爪撮起甚非吾意今浮屠老氏猶知尊敬其書
豈以吾儒反不如乎當宜誌之

高密辭起復

文選載李令伯乞養親表云臣密今年四十有四
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
報劉之日短也讀者惻然動心元祐三年高密郡
王宗晟起復判大宗正事連章力辭其言亦曰念
臣執喪報親之日短致命徇國之日長東坡時直

禁林當草荅詔見其疏而哀之因入劄子乞聽所
守詔從之

范淳父字

范淳父內翰之母夢鄧禹來而生淳父故名祖禹
字夢得温公與之帖云按鄧仲華傳仲華內文明
篤行淳備輒欲更表德曰淳備既協吉夢又可止
訛且與令德相應未審可否次日復一帖云昨夕
再思淳備字太顯而盡不若單字淳臨時配以甫
子而稱之五十則稱伯仲亦猶子路或稱季路是
也如何如何予因是推之劉仲原父貢父錢穆父

皆只一字或謂仲原文用程伯休父三字之法非也伯休父亦只一字耳蓋伯仲與甫之類本語助特後世以便於稱謂非以表其德也凡今以伯仲甫子之類為助者皆取單字蓋亦古之遺意焉爾

射鴈堂

閒樂先生陳公伯修師錫在太學與了翁友善一日同集宗室溜王圃中有鴈陣過相與戲曰明年魁天下者當中首鴈伯修引弓射之一矢中其三了翁不中須臾又有鴈陣過焉了翁射之亦中其三伯修笑曰公其後榜耶了翁曰果然當為公代

其明年徐鐸榜伯修果以第三人登第後三年了翁登第亦第三人皆為昭慶軍節度掌書記果相與為代因名便廳為射鴈堂先是了翁將唱第問投子山道者云我作狀元否應曰無時一有時三了翁惘然莫測是歲時彥魁天下了翁居其三始悟前語

閒樂異事

閒樂陳公伯修宣和三年以祠官居南徐一日晝寢夢至一處殿宇巍然中有人冠服如天帝正坐侍衛環列贊者引公拜殿下命之升殿慰藉久之

謂曰卿平生論事章疏可悉錄以進呈公對曰臣
在杭州日因陳正彙事郡守賈偉節遣人搜取多
已焚滅今恐不能盡記帝曰能記者錄以進即有
僊官導公至廡下幕中設几按筆硯有一青冊公
方沉吟間僊官曰不必追記盡在是矣開冊示之
則平日所草章疏具在雖經焚毀者亦備載無遺
公即袖以進帝喜曰已安排卿第六等官矣遂覺
呼其子大理寺丞昱至前引其手按其頂則十字
裂如小兒顛其熱如火謂之曰與吾書謁刺數十
將別親舊吾去矣其子請曰大人何往公告以夢

子曰此吉夢其殆有歸詔耶公曰不然豐相之臨
終亦夢朝帝蓋永歸之兆也已而再寢頃之覺復
謂其子曰適又夢入黑漆屋三間此棺槨之象吾
去必矣俄南徐太守虞純臣遣人招其子告之曰
適尊公有狀丐掛冠正康疆何乃爾莫測其意是
以扣公言未既聞傳呼陳殿院來若已知其故者
謂太守曰死生定數也公何訝戒其子曰凡吾治
命事不可妄易遂歸携親戚數十人酌酒告別既
退命諸子子婦皆坐置酒諄諄告戒家人見公無
疾而遽若是愕眙不知所答迨夜入寢有婢杏香

奔告諸子曰殿院咳逆不止若疾狀諸子亟走至則已跌坐而一足猶未上命其子為收之纔畢而終終之七日忽有僧欲入弔其家以素不之識止之僧云我誠不識公但疇昔之夜在瓜洲忽夢一官人着朱騎馬導從甚盛凌波而北人馬皆不濡傍人指云此陳殿院也洎入城見羣僧來作佛事乃知之故欲瞻敬遺像非有所求也時名流多作挽詩紀其事黃冕仲棠云不須更草玉樓記已作僊官第六人張子韶九成云凌波應作水中僊蓋謂此乃知世之偉人皆非混混流轉者傳說騎箕

而為列星其可信矣

元城了翁表章

今時士大夫論四六多喜其用事精當下字工巧以為膾炙人口此固四六所尚前輩表章固不廢此然其剛正之氣形見於筆墨間讀之使人聳然人主為之改容姦邪為之破膽元符末劉元城自貶所起帥鄆當過闕公謝表云志惟許國如萬折之而必東忠以事君雖三已之而無愠坐是遂不得入見大觀間陳了翁在通州編修政典局取尊堯集了翁以表繳進其語有云愚公老矣益堅平

險之心精衛眇然未捨填波之願後竟再生貶此
二表於用事下字亦皆精切而氣節凜凜如嚴霜
烈日與退之所謂登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者似
不俟矣

王定國記東坡事

王定國甲申雜記云天下之公論雖仇怨不能奪
李定鞠治東坡獄正急一日將朝忽於殿門謂同
列曰蘇軾誠竒才也衆莫敢對定曰雖二三十年
前所作文字詩句引證經傳隨問即答無一字差
舛誠天下之竒才也此恐未必然按東坡自熙寧

初荆公行新法自是詩語多及新法之不便元豐
二年言者論其作詩譏諷遂得罪相距止十年耳
不至二三十年也籍使能記二三十年作詩文之
因人皆可能似不足為東坡道也定國記此特愛
東坡之過云爾



蜀人任孜字遵聖以學問氣節雄鄉里兄弟皆從
老蘇游東坡所謂大任剛烈世無有疾惡如風朱
伯厚者其後在京師有突遵聖詩云老任况豪俊
先子推輩行又云平生惟一子抱負珠在掌見之
齧齧中已有食牛量其子後立朝果著大節即德
翁也東坡眼目高觀人於齧齧間已能如此妙矣
夫

東坡西湖了官事

東坡鎮餘杭遇遊西湖多令旌旗導從出錢塘門
坡則自湧金門從一二老兵泛舟絕湖而來飯于

普安院徜徉靈隱天竺間以吏牘自隨至冷泉亭
則据按剖決落筆如風雨分爭辯訟談笑而辨已
乃與僚吏劇飲薄晚則乘馬以歸夾道燈火縱觀
太守有老僧紹興末年九十餘幼在院為蒼頭能
言之當是時此老之豪氣逸韻可以想見也

東坡改和陶集引

東坡既和淵明詩以寄潁濱使為之引潁濱屬橐
寄坡自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其下云嗟夫淵
明隱居以求志詠歌以忘老誠古之達者而才實
拙若夫子瞻仕至從官出長八州事業見於當世

其剛信矣而豈淵明之拙者哉孔子曰述而不作
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古之君子其取於人則
然東坡命筆改云嗟夫淵明不肯為五斗粟一束
帶見鄉里小人而子瞻出仕三十餘年為獄吏所
折困終不能後以陷大難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
記於淵明其誰肯信之雖然子瞻之仕其出入進
退猶可攷也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孔子曰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孟子曰曾子
子思同道區區之迹蓋未足以論士也此文今人
皆以為潁濱所作而不知東坡有所筆削也宣和

間六槐堂蔡康祖得此藁於潁濱第三子遜因錄
以示人始有知者

東坡教人作文寫字

葛延之在儋耳從東坡遊甚熟坡嘗教之作文字
云譬如市上店肆諸物無種不有却有一物可以
攝得曰錢而已莫易得者是物莫難得者是錢今
文章詞藻事實乃市肆諸物也意者錢也為文若
能立意則古今所有翕然並起皆赴吾用汝若曉
得此使會做文字也又嘗教之學書云世人寫字
能大不能小能小不能大我則不然胸中有箇天

來大字世間縱有極大字焉能過此從吾曾中天
大字流出則或大或小唯吾所用若能了此便會
作字也嘗為作龜冠詩送其行葛以語胡蒼梧蒼
梧為記之此大匠誨人之妙法學者不可不知也

東坡謫居中勇於為義

陸宣公謫忠州杜門謝客惟集藥方蓋出而與人
交動作言語之際皆足以招謗故公謹之後人得
罪遷徙者多以此為法至東坡則不然其在惠州
也程正輔為廣中提刑東坡與之中外凡惠州官
事悉以告之諸軍闕營房散居市井窘急作過坡

欲令作營屋三百間又薦都監王約指使藍生同
幹惠州納秋米六萬三千餘石漕符乃令五萬以
上折納見錢坡以為額南錢荒乞令人戶納錢與
米並從其便博羅大火坡以為林令在式假不當
坐罪又有心力可委欲專牒令修復公字倉庫仍
約束本州科配惠州造橋坡以為吏孱而胥橫必
四六分分了錢造成一座河樓橋乞選一健幹吏
米了此事又與廣帥王敏仲書薦道士鄧守安令
引蒲澗水入城免一城人飲鹹苦水春夏疾疫之
患凡此等事多涉官政亦易指以為恩然而坡奮

然行之不疑其勇於為義如此謫居尚爾則立朝之際其可以死生禍福動之哉

東坡緣在東南

東坡平生宦游多在淮浙間其始通守餘杭後又為守杭人樂其政而公樂其湖山嘗過壽星院恍然記若前身游歷者其於是邦每有朱仲卿相鄉之念謫居於黃凡五年移汝既去黃夜行武昌山上回望東坡聞黃州鼓角淒然泣下賦詩云黃州鼓角亦多情送我南來不辭遠尋上章乞居常州其後謝表有買田陽羨擔畢此生之語在禁林與

胡完夫蔣穎叔醜唱皆以下居陽羨為言晚自儋北歸愛龍舒風上欲居焉乃令郡之隱士李惟熙買田以老已而得子由書言桑榆未景忍復離別遂欲北還穎昌作書與惟熙云然其緣在東南終當會合願君志之未易盡言也至儀真乃聞忌之者猶欲攻擊遂不敢兄弟同居竟居毗陵以薨緣在東南之語乃爾明驗古之偉人自能前知所謂有開必先者不假數術也

東坡卜居陽羨

建中靖國元年東坡自儋北歸卜居陽羨陽羨士

大夫猶畏而不敢與之游獨士人邵民瞻從學於坡坡亦喜其人時時相與杖策過長橋訪山水為樂邵為坡買一宅為錢五百緡坡傾囊僅能償之卜吉入新第既得日矣夜與邵步月偶至一村巷聞婦人哭聲極哀坡徙倚聽之曰異哉何其悲也豈有大難割之愛觸於其心歟吾將問之遂與邵推扉而入則一老嫗見坡泣自若坡問嫗何為哀傷至是嫗曰吾家有一居相傳百年保守不敢動以至於我而吾子不肖遂舉以售諸人吾今日遷徙來此百年舊居一旦訣別寧不痛心此吾之所

以泣也坡亦為之愴然問其故居所在則坡以五百緡所得者也坡因再三慰撫徐謂之曰嫗之舊居乃吾所售也不必深悲今當以是屋還嫗即命取屋券對嫗焚之呼其子命翌日迎母還舊第竟不索其直坡自是遂還毗陵不復買宅而借顧塘橋孫氏居暫憇焉是歲七月坡竟歿于借居前輩所為類如此而世多不知獨吾州傳其事云

東坡嬾版

東坡北歸至儀真得暑疾止于毗陵顧塘橋孫氏之館氣寢上逆不能卧時晉陵邑大夫陸元光獲

侍疾卧内輟所御嬾版以獻縱橫三尺偃植以受
背公殊以為便竟據是版而終後陸君之子以屬
蒼梧胡德輝為之銘曰參沒易箆由殮結纓斃而
得正匪死實生堂堂東坡斯文棟梁以正就木猶
不忍僵昔我邑長君先大夫侍聞夢奠啓手舉扶
木君戚施匪屏匪几詔萬子孫無曰不祥之器

毗陵東坡祠堂記

東坡自黃移汝上書乞居常其後謝表有買田陽
羨擔畢此生之語在禁林與胡完夫蔣穎叔唱和
有云惠山山下土如濡陽羨溪頭米勝珠賣劍買

爵而公獨後立朝本未彰明較著如此豈有他哉
昔陳仲弓送中常侍父之葬非以為賢從者罵楚
公子曰隸也不力非以為不肖皆有為而發豈少
公之意或出于此非耶後世不知其然惟斯言是
信則為盛德之累大矣因述景迂生之語俾刻之
樂石庶異日網羅舊聞者有考記成疆伯刻石為
二碑一置之郡齋一置之陽羨洞靈觀用杜元凱
之法蓋欲俱傳不朽其措意甚美然東坡公之名
節固自萬世不磨矣

武臣獻東坡啓

東坡帥定武有武臣狀極朴陋以啓事來獻坡讀之甚喜曰竒文也客退以示幕客李端叔問何者最為佳句端叔曰獨開一府收徐庾於幕中並用五材走孫吳於堂下此佳句也坡曰非君誰識之者端叔笑謂坡曰視此郎眉宇間決無是語得無假諸人乎坡曰使其果然固亦具眼矣即為具召之與語甚歡一府皆驚竹坡老人周少隱紫芝聞之李端叔嘗記其事

東坡戴笠

東坡在儋耳一日過黎子雲遇雨乃從農家借蓑

笠戴之着屐而歸婦人小兒相隨爭笑邑犬羣吠竹坡周少隱有詩云持節休誇海上蘇前身便是牧羊奴應嫌朱紱當年夢故作黃冠一笑娛遺迹與公歸物外清風為我籬庭隅憑誰喚起王摩詰畫作東坡戴笠圖今時亦有畫此者然多俗筆也

東坡荔支詩

東坡食荔支詩有云雲山得伴松檜老霜雪自困櫪黎屨常疑上句似沉此老不應爾後見習閩廣者云自福州古田縣海口鎮至于海南凡宰上木松檜之外悉雜植荔子取其枝葉蔭覆彌望不絕

此所以有伴松檜之語也

東坡用事對偶精切

東坡詞源如長江大河洶涌奔放瞬息千里可駭可愕而於用事對偶精妙切當人不可及如張子野買妾詩全用張氏事祭徐君猷文全用徐氏事送李方叔下第詩用古戰場日五色皆當家事殆如天成徐君猷孟亨之皆不飲作詩戲之用徐邈孟嘉飲酒事仍各舉當時全語以為對其通守餘杭日荅高麗使私覲狀云歸時事於宰旅方勞遠勤發私幣於公卿亦蒙見及發幣一事非外夷使

者致饋之故實乎

退之東坡用先後語

退之南山詩云或齊若友朋或差若先後人多不知先後之義練塘洪慶善吏部興祖引前漢志云見神於先後宛若其注云兄弟妻關中呼為先後予觀東坡徐州謝上表云信道直前曾無坎井之避立朝寡助誰為先後之容或疑先後不可對坎井蓋不知亦出於此也

東坡文效唐體

東坡之文浩如河漢濤瀾奔放豈區區東縛於隄

防者而作徐君猷祭文及徐州鹿鳴燕詩序全用
四六效唐人體而益工蓋以文為戲邪

東坡錄泂流館詩

東坡在翰林被旨作上清儲祥宮碑 哲宗親書
其額紹聖黨禍起磨去坡文命蔡元長別撰玉局
遺文中有詩云淮西功德冠吾唐史部文章日月
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其題云紹
聖中得此詩於泂流館中不知何人作也戲錄之
以益篋笥之藏此詩乃東坡自作蓋寓意儲祥之
事特避禍故託以得之味其句法則可知矣

石屋洞題名

臨安石屋洞崖石上有題名二十五字云陳襄蘇
頌孫奕黃灝曾孝章蘇軾同遊熙寧六年二月二
十一日內東坡姓名磨去僅存髣髴蓋崇寧黨禍
時也

柳展如論東坡文

東坡歸自海南遇其甥柳展如閱出文一卷示之
曰此吾在頰南所作也甥試次第之展如曰天慶
觀乳泉賦詞意高妙當在第一鍾子翼哀詞別出
新格次之他文稱是舅老筆甥敢優劣邪坡歎息

以為知言展如後舉似洪慶善慶善跋東坡帖其
載其語

貶所敬蘇黃

元祐黨禍烈於熾火小人交扇其焰傍觀之君子
深畏其酷惟恐黨人之塵點汗之也而東坡之在
儋儋守張中事之甚至且日從叔黨棋以娛東坡
洎張解官北歸坡凡三作詩送之魯直之在戎戎
守彭知微每遣吏李珣調護其逆旅之事無不可
人意當是之時而二守乃能如此其義氣可書張
竟以此坐謫云

昌化盛事

東坡眉人貶昌化任德翁亦眉人後亦貶昌化張
才叔贈德翁詩云儋耳百年經僻陋眉山二老繼
驅除德翁和云身投魑魅家何在澤逮昆蟲罪未
除蘇任兩公同鄉里同貶所大節相望顧儋耳獨
何幸也

侍兒對東坡語

東坡一日退朝食罷捫腹徐行顧謂侍兒曰汝輩
且道是中有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為
然又一人曰滿腹都是識見坡亦未以為當至朝

雲乃曰學士一肚皮不入時宜坡捧腹大笑

梁谿漫志卷第四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梁谿漫志卷第五



優孟孫叔敖歌

費衮補之

史記載優孟言孫叔敖事曰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

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
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
言何謂孟曰婦言慎無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
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庶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
其子無立錫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
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
為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
受賕枉法為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為
也念為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為非廉吏安可
為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

而食不足為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
封之寢丘史記所載如此予嘗游浮光叔敖即是
郡期思縣人也期思今廢為鎮予得漢延熹中所
立碑書是事微有不同云病甚臨卒將無棺槨令
其子曰優孟曾許千金貸吾孟楚之樂長與相君
相善雖言千金實不負也卒後數年莊王置酒以
為樂優孟乃言孫君相楚之功即忼慨高歌涕泣
數行闕一投首王王心感動覺悟問孟孟具列對
即求其子而加封焉子辭父有命如楚不忘亡臣
社稷闕一而欲有賞必於潘國下濕境堉人所不

貪遂封潘鄉潘即固始也而所載歌絕竒曰貪吏而可為而不可為廉吏而可為而不可為貪吏而不可為者當時有汙名而可為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為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為者子孫困窮披褐而賣薪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味其詞語憤世疾邪含思哀怨過於慟哭比之史記所書遠甚聽者安得不感動也歐陽公集古錄謂微斯碑後世遂不復知叔敖名饒又謂碑亦罕傳余以集錄二十年間求之博且勤乃得之云

史載禍福報應事

史書載禍福報應事當示勸懲之意班固書田蚡殺魏其灌夫事其末云蚡疾一身盡痛若有擊者諱服謝臯上使視鬼者瞻之曰魏其與灌夫共守笞欲殺之竟死其意蓋謂蚡雖幸逃人戮鬼得而誅之矣故書之所以示戒也唐書載崔器議達奚珣罪抵死後器病叩頭云達奚尹訴於我三日卒夫珣之叛君附賊死有餘罪器守正據法尚何所訴又安能為正人之厲哉徒使逆徒用以藉口此等事削而不書可也

古者居室皆稱宮

古者居室貴賤皆通稱宮初未嘗分別也秦漢以來始以天子所居為宮矣禮記云父子異宮又云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林子中在京口作詩寄東坡云欲喚無家一房客五雲樓殿鏤鼇宮而東坡和云叩頭莫喚無家客歸掃我眉一畝宮蓋本諸此

諸父大人

伯叔父謂之諸父兄弟之子謂之猶子故皆可稱為父子二踈傳受乃廣之兄子而班固書曰即日

父子俱移病又今人稱父為大人而此書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則諸父亦通稱猶孟子之所謂大人者蓋皆尊者之稱爾

子者男子通稱

子者男子之通稱若文字間稱其師則曰子某子復冠子字於其上者示特異於常稱曰吾所師者則某子云爾列子乃其門人所集故曰子列子公羊之書其弟子稱其為子公羊子至隱十一年稱子沈子何休注曰子沈子後師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為師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子也其不冠

子者他師也陳後山以南豐辨香稱為子曾子蓋用此法劉夢得自為傳乃加子於上者非是而今人承其誤亦多以自稱或稱其朋友皆夫之矣

前言徃行有所感發

士大夫多識前言徃行豈獨資談柄為觀美蓋欲施之用也 國初遣盧多遜使李國王還艤舟宣化口使人白國主曰朝廷重修天下圖經史館獨闕江東諸州願各求一本以歸國主亟令繕寫送與之於是多遜盡得其九州之形勢屯戍遠近戶口多寡以歸朝廷始有用兵之意熙寧中高麗

入貢所經州縣悉要地圖所至皆造送山川道路形勢險易無不備載至揚州牒州取地圖是時陳秀公守揚給使者欲盡見兩浙所供圖倣其規模供造及圖至都聚而焚之具以事聞秀公之舉蓋因前事有所感發也

老而能學

曹孟德嘗言老而能學惟吾與袁伯業東坡云此事不獨今人不能古人亦自少也東坡以論語解寄文潞公書云就使無取亦足見其窮不忘道老而能學也予竊謂年齒寢高而能留意於學此固

非易事然於其中亦自有味蓋老者更事既熟見理既明開卷之際迎刃而解如行舊路而見故人所謂溫故知新者人於少年讀書與中年晚年所見各不同其作文亦然故老而能學蓋自有以樂之也

溫公論商鞅

溫公論魏惠王有一商鞅而不能使用使還為國害喪地七百里竄身大梁予竊謂商鞅刻薄之術始能帝秦卒能亡秦使用之於魏其術猶是也孟子不遠千里而來惠王猶不能聽其言其妄庸可知

矣溫公不貴惠王以不聽孟子仁義之言而乃責其不用商鞅功利之說何耶公於此必有深意特予未之曉爾

辨高祖卧内奪韓信軍

史記西漢所書高祖即卧内奪韓信軍事殊可疑且信為漢名將凡用兵之法敵人動息尚當知之豈有其主夜宿傳舍而軍中不知其斥候不明可想見矣周亞夫屯細柳天子先驅至不得入今乃使人晨入其卧内稱漢使者至麾召諸將易置其軍而猶不知信方起乃知獨漢王來大驚則其軍

門辟壘蕩然無禁所謂紀律果安在邪設或敵人
做此而為之其敗亡可立而待也項羽死高祖又
襲奪其軍夫為將而其軍每為襲奪則真成兒戲
爾信號能申軍法恐不應至是也

平淮西碑誤

唐憲宗以永貞元年八月即位是月劍南西川劉
闢自稱留後十一月夏綏銀節度留後楊惠琳反
元和元年三月辛巳楊惠琳伏誅十月戊子劉闢
伏誅事皆在元和元年而退之平淮西碑云明年
平夏又明年平蜀蓋誤也新唐書載此碑刪去明

年平夏一句

晉史書事鄙陋

晉史書事鄙陋可笑者非一端如論阮孚好屐祖
約好財同是累而未判得失夫蠟屐固非雅事然
特嗜好之僻爾豈可與貪財下俚者同日語哉而
作史者必待客見其料財物傾身障簾意未能平
方以分勝負此乃市井屠沽之所不若何足以汗
史筆尚安論勝負哉許敬宗之徒汙下無識東坡
以為人奴不為過也

論姚崇序進郎吏

姚崇序進郎吏明皇仰視殿屋崇再三言之終不應崇懼趨出高力士侍側曰大臣奏事陛下當面加可否柰何一不省察帝曰朕任崇以天下事當進賢退不肖郎吏卑秩乃一二以煩朕耶會力士傳旨省中為道帝語崇乃喜聞者皆服帝識人君之體後之論史者亦美之予謂明皇怠心已兆於此夫官吏雖有崇卑之異然一吏不肖則一事隱君相共議亦理之常不應以其微而忽之政使欲示信任之意亦當因是面加開諭使崇曉然於心豈宜傲睨峻拒忿然不答則是厭萬幾之繁畏惡

之意已形於外不復顧省矣其後竟委政於李林甫專擅國柄付邊事於安祿山卒致大亂蓋胎於拒姚崇之時也

鼂錯名如字讀

鼂錯之名古今皆讀如措字潘岳西征賦云越安陵而無譏諒惠聲之寂寞弔爰絲之正議伏梁劍於東郭訊景皇於陽丘爰信讒而矜譎殞吳嗣於局下蓋發怒於一博成七國之稱亂翻助逆以誅錯恨過聽之無討茲沮善而勸惡據此則乃如字讀而前輩初不然不知岳何所據耶

西漢句讀

西漢極有好語患在讀者亂其句讀去聲如衛青傳云人奴之生得無笞罵足矣安得封侯事乎人奴之為一句生得無笞罵足矣為一句生讀如生乃與噲等為伍之生謂人方奴我平生得無笞罵已足矣安敢望封侯事則語有意味而句法雄健今人或以人奴之生為一句只移一字在上句便凡近矣

西漢溝洫志

西漢溝洫志載賈讓治河策云河從河內北至黎

陽為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岡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為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為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讀者多善其五用石隄字而不為冗複予謂其源蓋出於禹貢自導河積石而下至九州攸同一段纔二百餘字而用東至北至者凡三十餘皆連屬重複讀之初不覺其煩政如崇山峭壁先後崛起愈險愈奇班固蓋法此

作史華實相副

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作史者當務華實相副

須能摹寫當時情狀如在目前乃為盡善若惟務
語簡則下筆之際必有沒其本意者如始皇見茅
焦之時記事者書云王伏劍而坐口正沫出觀口
正沫出四字則始皇驚忍虎視之狀赫然可見矣
作史之法當然也

論季布

季布面折廷爭欲斬樊噲殿上皆恐呂后罷朝遂
不復議擊匈奴其剛直可知矣曹丘生數招權顧
金錢事貴人趙談等與竇長君善布以書諫長君
使勿與通其始固亦善矣及曹丘來見初無他說

止進諂辭以悅之謂其得聲梁楚間欲游揚其名
於天下其姦佞取媚亦猶所以待趙談竇長君耳
為布者當罵而弗與通如袁盎之絕富人可也顧
乃大悅引為上客布至此何謬邪

辨唐太宗臂鷄事

通鑑載唐太宗嘗自臂鷄望見魏證來納之懷證
奏事故久不已鷄竟死懷中按白樂天元和十五
年獻續虞人箴云降及宋璟亦諫玄宗溫顏聽納
獻替從容及璟趨出鷄死握中故開元事播于無
窮則是宋璟諫明皇非魏證諫太宗也樂天在當

時耳目相接必有据依殆史之誤抑豈二事皆然
適相似邪

五代典章

五季承唐之後雖兵革相尋然去唐未遠制度典
章人猶得以持循如蕭希甫論內宴樞密使不當
坐李琪為僕射太常禮院言無送上之文馬縞趙
咸議嫂叔之服崔稅以宰相改其所草制而引經
固爭使當時人人能守唐制如此豈不能久立國
乎

老泉贊畫五星

老泉贊吳道子畫五星云粧非今人唇傳黑膏予
常疑霄漢星辰之尊而粧飾乃如是之妖何也及
觀唐五行志元和末婦人為圓髻椎髻不設鬢飾
不施朱粉惟以烏膏注唇狀若悲蹄乃悟唐之俗
工作時世粧嫁名道子以紿流俗星辰不如是也

痛飲讀離騷

昔人有云痛飲讀離騷可稱名士世徃徃道其語
予常笑之方痛飲時天地一醉萬物同歸乃復攢
眉於幽憂悲憤之作而顧稱名士邪張季鷹云使
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其遠者之言也

通鑑不載離騷

邵公濟傳著書言司馬文正公修通鑑時謂其屬
范純父曰諸史中有詩賦等若正為文章便可刪
去蓋公之意士欲立於天下後世者不在空言耳
如屈原以忠廢至沈汨羅以死所著離騷淮南王
太史公皆謂可與日月爭光豈空言哉通鑑并屈
原事盡削去之春秋褒毫髮之善通鑑掩日月之
光何耶公當有深識求於考異中無之予謂三閭
大夫以忠見放然行吟恚懣形於色詞揚已露才
班固譏其怨刺所著離騷皆幽憂憤歎之作非一

飯不忘君之誼蓋不可以訓也若所謂與日月爭
光者特以褻其文詞之美耳温公之取人必考其
終始大節屈原沈淵蓋非聖人之中道區區絺章
繪句之工亦何足算也

四六談塵差誤

古今人作詩話多矣近世謝景思似作四六談塵
王性之銍作四六話甚新而奇前未嘗有此然談
塵載陳去非草義陽朱丞相起復制云眷予次輔
方宅大憂有以宅憂為言者令貼麻陳改云方服
私艱說者又以為語忌又云叔祖道遙公謝顯初

不入黨籍朱子發震內相以初廢錮乞依黨籍例
命一子官仍為作謝啓云刻石刊章偶逃部黨按
景思記此二事皆誤宅憂二字乃有旨令綦處厚
貼麻去非曾待罪非令其自貼改也謝顯道崇寧
元年入黨籍至四年立姦黨碑時出籍久矣一子
得致仕思僅監竹木務而卒故子發為請于朝復
得一子官其奏牘云名在黨籍是也景思託當時
所見偶爾差舛恐誤作史者采取故為是正之

莊嶽齊地名

孟子論齊語而曰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注莊

嶽齊地也左傳襄公二十八年齊亂伐內宮弗克
又陳於嶽注嶽里名也曹叅為齊相屬後相曰以
齊嶽市為寄勿擾也嶽字合從嶽音蓋謂嶽市乃
齊闡闡之地姦人所容故當勿擾之耳



梁谿漫志

下

梁谿漫志卷第六



成都大成殿建於東漢初平中氣象雄渾漢人以

大隸記其修築歲月刻於東楹至今千餘年巋然

獨存殆猶魯靈光也紹興丙辰高宗因府學教

授范仲炎有請親御翰墨書大成之殿四字賜之

其後胡承公世將宣撫川陝治成都詣殿周視棟

梁但為易其太腐者增瓦數千而不敢改其舊云

費衮補之



蜀中石刻東坡文字彙

蜀中石刻東坡文字彙其改竄處甚多玩味之可
發學者文思今具注二篇于此乞校正陸贄奏議
上進劄子學問日新下云而臣等才有限而道無
窮於臣字上塗去而字竊以人臣之獻忠改作納
忠方多傳於古人改作古賢又塗去賢字復注人
字智如子房而學則過改學字作文但其不幸所
事暗君改所事暗君作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察為
明改作以苛刻為能以猜忌為術而贄勸之以推
誠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為先好聚財而贄以散財
為急後於逐句首皆添注德宗二字治民馭將之

方先寫馭兵二字塗去注作治民改過以應天變
改作天道遠小人以除民害改作去小人以陛下
聖明若得贄在左右則此八年之久可致三代之
隆自若字以下十八字並塗去改云必喜贄議論
但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昔漢文聞頗
牧之賢改漢文聞三字作馮唐論取其奏議編寫
進呈塗去編字却注稍加校正繕五字臣等無任
區區愛君憂國感恩思報之心改云臣等不勝區
區之意獲鬼章告裕陵文自孰知耘耔之勞而下
云昔漢武命將出師而呼韓來廷効于甘露憲宗

厲精講武而河湟恢復見于大中後乃悉塗去不用獷彼西羌改作憬彼西戎號稱右臂改作古稱非愛尺寸之疆改作非貪自不以賊遺子孫而下云施十沖人坐守成筭而董擅之臣阿里骨外服王爵中藏禍心與將鬼章首犯南川後乃自與將而上二十六字並塗去改云而西蕃首領鬼章首犯南川爰敕諸將改作申命諸將蓋酬未報之恩改作爭酬生擒鬼章改作生獲其下一聯初云報谷吉之冤遠同疆漢雪渭水之耻尚陋有唐亦皆塗去乃用此二事別作一聯云頡利成擒初無渭

水之耻郅支授首聊報谷吉之冤末句務在服近而柔遠改作來遠

温公論碑誌

温公論碑誌謂古人有大勲德勒銘鐘鼎藏之宗廟其葬則有豐碑以下棺耳秦漢以來始命文士褒贊功德刻之於石亦謂之碑降及南朝復有銘誌埋之墓中使其人果大賢耶則名聞昭顯衆所稱頌豈待碑誌始為人知若其不賢也雖以巧言麗辭強加采飾徒取譏笑其誰肯信碑猶立於墓道人得見之誌乃藏於壙中自非開發莫之覩也

蓋公剛方正直深嫉諛墓而云然予嘗思之藏誌於壙恐古人自有深意韓魏公四代祖葬於趙州五代祖葬於博野子孫避地歷祀綿遠遂忘所在魏公既貴始物色得之而疑信相半乃命儀公祭而開壙各得銘誌然後韓氏翁然取信重加封植而嚴奉之蓋墓道之碑易致移徙使當時不納誌於壙則終無自而知矣故予恐古人作事必有深意藉誌以諛墓則固不可若止書其姓名官職鄉里系以卒葬歲月而納諸壙觀韓公之事恐亦未可廢也

唐嚴火禁

唐火禁嚴甚罪抵死元微之連昌宮詞叙覓念奴事云須臾覓得又連催特敕街中許然燭街中然燭亦常事至特敕乃許則火禁之嚴可知然吳元濟拒命禁人偶語於塗夜不然燭裴晉公既平蔡遂弛其禁往來者不限晝夜蔡人始知有生之樂而中朝之法亦嚴不知裴公弛禁之後當時又何以處此邪

二唐論宰相

唐質肅公嘗論文潞公燈籠錦而唐林夫垌嘗以

新法彈王荆公後人文字間多誤謂父子論宰相
為唐氏一門盛事原其致誤之由蓋質肅之子淑
問林夫之父彥猷詢俱嘗為監察御史唐氏父子
皆為臺官則有之至論宰相則非出於一家也

文字用語助

文字中用語助太多或令文氣卑弱典謨訓誥之
文其末句初無耶歟者也之辭而渾渾灑灑噩噩
列於六經然後之文人多因難以見巧退之祭十
二郎老成文一篇大率皆用助語其最妙處自其
信然邪以下至幾何不從汝而死也一段僅三十

句凡句尾連用邪字者三連用乎字者三連用也
字者四連用矣字者七幾於句句用助辭矣而反
覆出沒如怒濤驚湍變化不測非妙於文章者安
能及此其後歐陽公作醉翁亭記繼之又特盡紆
徐不迫之態二公固以為游戲然非大手筆不能
也

夏英公四六

歐陽公歸田錄載夏英公辭免奉使啓云義不戴
天難下穹廬之拜禮當枕塊忍聞鞞鞞之音歐陽
公稱之其中又有一聯云王姬作館接仇之禮既

嫌曾子回車勝母之遊遂輟亦不減前語然是時
文章方掃除五代鄙陋之習故此等語見稱於時
自是而後四六之工蓋十倍於此矣

翟忠惠四六

翟公巽叅政汝文守越以擅免民間和買練帛四
十餘萬為部使者所劾貶秩公謝表云欲安劉氏
無嫌晁氏之危豈若秦人坐視越人之瘠迨去郡
郡人安其政將相率投牒借留公知之命取其牘
以來即書其上云固知京兆姑為五日之留無使
稽山復用一錢之送其用事精當若此

四六用事

四六用事固欲切當然雕鑿太過則反傷正氣非
出自然也國初有年八十二而魁大廷者其謝啓
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
二年此語殆近乎俳近有士子年十有九以詩賦
擢第予為之作啓云年踰賈誼亦濫置於秀材齒
少陸機顧何能於文賦蓋二者之年齒適相上下
也

吳丞相著書

吳元中丞相敏宣和間著中橋見聞錄記當時事

不敢斥言大抵多為廋語其稱安者謂蔡攸蓋攸
字居安實者謂童貫木者謂林靈素或朱勔也他
皆類是

嬾真子辨太公名

馬大年永鄉著嬾真子錄言前漢初去古未遠風
俗質略故太公無名母媪無姓然唐宰相世系表
叙劉氏所出云豐公生煇字執嘉生四子邦漢高
帝也噫高皇之父漢史不載其名而唐史乃載之
此事亦可一笑予謂風俗雖質略安有無姓之理
母媪無姓特史逸之爾至於太公之名則漢史已

具載按後漢章帝建初七年冬十月癸丑西巡狩
幸長安丙辰祠高廟遂有事十一陵遣使者祠太
上皇於萬年注太上皇高祖父也名煇一名執嘉
歐陽公蓋本此特誤以執嘉為字然太公之名初
非唐史創書之也

晉人言酒猶兵

晉人云酒猶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
無備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飲流多
喜此言予謂此未為善飲者飲酒之樂常在欲醉
未醉時酣暢美適如在春風和氣中乃為真趣若

一飲徑醉醕酏無所知則其樂安在邪東坡和淵明飲酒詩序云吾飲酒至少常以把盞為樂往往顏然坐睡人見其醉而吾中了然蓋莫能名其為醉其為醒也在揚州時飲酒過午輒罷客去解衣盤礴終日歡不足而適有餘因和淵明飲酒詩庶幾髣髴其不可名者東坡雖不能多飲而深識酒中之妙如此晉人正以不知其趣濡首腐脇顛倒狂迷反為所累故東坡詩云江左風流人醉中亦求名此言真可以破諸賢之盲也

地里指掌圖

今世所傳地里指掌圖不知何人所作其考究精詳詮次有法上下數千百年一覽而盡非博學合聞者不能為自足以傳遠然必託之東坡其序亦云東坡所為觀其文淺陋乃舉子綴緝對策手段東坡安有此語最後有本朝陞改廢置州郡一圖乃有崇寧以後迄于建炎紹興所廢置者此豈出于東坡之手哉

大觀廷策士

大觀三年徽宗臨軒策士賜賈公安宅以下六百八十八人及第時方行三舍法先一歲辟雍會

試郡國貢士凡數千人其升諸司馬命于天子者
僅百有四十人而吾州至三十有二人為天下最
其用他州戶籍而登名者又不止是 徽宗大喜
命推賞守臣教官下詔曰學校興崇人材樂育法
備令具勸懲已行深慮有司失實尚有遺材傳不
云乎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閱前日賓興之數
校其試中多寡惟常州為衆苟依常格推恩非古
人尚賞之意其知州教授特與轉一官於是知州
事若蒙進官朝請大夫州學教授處遷宣德郎諸
生相與刻詔書于石而信安程子山 俱 為之碑是

榜晉陵張氏

宰

宋後

無錫李氏

上行

兄弟皆中

選初張氏崇寧中叅政公

守

既擢第至是三兄弟

又同升而弟泰州通判

寔

復以上舍試禮部中優

等偶戾式被駁於是郡太守徐公

伸

取靈椿一株

老丹桂五枝芳之句榜其間曰椿桂坊是舉也邦

人仕於朝者多知名宦達者踵相躡先大父

諱肅

亦是歲貢士也

高宗

開大元帥府於鄆實在餽

運幕中後

駐蹕

廣陵首召入館館罷歸隱錫山

建炎末樞密富公

直柔

為中執法以先大父及叅

政陳公

與義

中書舍人張公

御名

論薦

高宗記

憶先大父姓名亟加收召二公既赴闕並躋顯用
而先大父獨不起參政張公守累書勉諭卒不行
天下高之建炎召札今名儒鉅公嘉尚清節題跋
盈軸云

青唐燕山邊費

先大父有平記云余靖康丁未正月六日被隨軍
漕檄差專一主管受給兵馬大元帥府犒軍金
帛錢物二十萬貫匹兩因見梁正夫說收復燕山
時童貫於瓦橋置司朝廷支一百萬貫匹兩犒軍
曰降賜庫而河朔諸郡助軍之數不與焉是時呂

元直為河北轉運使以本司錢四十萬緡獻之貫
顧呂公笑曰此甚微末公以為功耶貫昨收復青
唐時朝廷支降一千八百萬貫辟置官屬六百餘
負每一次犒賞得金孟重五十兩者比比皆是至
結局第功上等轉五官陞五職其下增秩亦如之

道鄉記毗陵後河

吾州道鄉先生書郡中後河興廢曰郡城中所謂
後河者乃舊守國子博士李公餘慶創開李公精
地理誘率上戶共成此河且曰自此文風寢盛士
人相繼登高科三十年當有魁天下者爾之子孫

咸有望焉河成未幾學者果盛已而紫微錢公公
輔登第為第三右丞胡公宗愈繼為第二吏部余
公中遂魁天下其去河成之日適三十年蓋熙寧
癸丑也自後瀕河之民多侵岸為屋及棄物水中
由是堙塞久不通舟崇寧初年給事中朱公彥出
守於此詢究利病得其實於是濬而通之向之形
勝復出矣今給事中霍公端友遂於次年魁天下
士是歲歲在癸未去熙寧癸丑適又三十年霍氏
居河上游河勢曲折朝揖其門鍾聚秀氣世有名
人今知太平州霍公漢英與其姪給事數十年間

相望起東南為時顯用然則形勝之助孰謂不可

信乎

李公葬州之橫山民病疴者取其墳
土服之輒愈今朝散郎撰乃其孫也

右道鄉

所記詳悉如此蓋有望於後之人是河自羅城南
水門分荆溪之流經月斜金斗顧塘葛橋至于土
橋以入于漕渠近歲堙塞將成通衢矣至淳熙十
四年林太守祖洽始復浚之

江西長老

紹興末江西一僧忘其名住饒州薦福寺寺傍舊
多隙地寢為人侵漁僧自度力不能制乃謂其徒
曰寺有主者所以主張是寺也坐視地為他人有

而不能直焉用主者為吾甚愧之今當去矣即陞
座鳴鼓集衆高吟曰江南江北水雲鄉千頃蘆花
未着霜好景不將零碑賣一時分付謝三郎遂閉
目不語衆愕眙視之已逝矣

四本林 石刻多失真

石刻多失真者非惟摹搨肥瘠差謬而已至於刊
造之際人但知深刻可以傳遠設若所書字本清
勁鐫刻稍深則打成墨本紙必陷入洎裝褫既平
以書丹筆畫較之往往過元本倍蓰此大弊也歐
陽公記李陽冰書忘歸臺銘等三碑比陽冰平生

所篆最細瘦世言此三石皆活歲久漸生刻處幾
合故細爾後之建碑者僅遇此等石則其失真尤
可知矣

唐藩鎮傳叙

或云歐陽公取新唐書列傳令子叔弼讀而卧聽
之至藩鎮傳叙歎曰若皆如此傳叙筆力亦不可
及此恐未必然藩鎮傳叙乃全用杜牧之罪言耳
政如項羽傳贊撮取賈生過秦論故竒崛可觀而
非遷固之文也

退之贈李愿詩

退之贈李愿詩云往取將相酬恩讎夫得時得位
而至將相平生所學政欲施用顧乃悻悻然為酬
恩讎設邪古人謂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
誠淺薄之論退之亦為此言何也

張橫浦讀書

張侍郎九成謫南安病目執書倚柱向明而觀者
凡十四年歲月既久墀上雙趺隱然泊北歸乃書
此事于柱後人為刻之

楚詞落英

王荆公有黃昏風雨滿園林籬菊飄零滿地金之

句歐陽公曰百花盡落獨菊枝上枯耳因戲曰秋
英不比春花落為報詩人子細看荆公聞之引楚
詞夕餐秋菊之落英為据予按訪落詩訪予落止
毛氏曰落始也爾雅倣落權輿始也郭景純亦引
訪予落止為注然則楚詞之意乃謂擷菊之始英
者爾東坡戲章質夫寄酒不至詩云謾遠東籬嗅
落英其義亦然

米元章拜石

米元章守濡湏聞有怪石在河壩莫知其所自來
人以為異而不敢取公命移至州治為燕遊之玩

石至而驚遽命設席拜於庭下曰吾欲見石兄二
十年矣言者以為罪坐是罷去其後竹坡周少隱
過是郡見石而感之為賦詩其略曰喚錢作兄真
可憐喚石作兄無乃賢望塵雅拜良可笑米公拜
石不同調云

孟子之平陸

孟子之平陸與其大夫言反復再四至言之齊王
處然後盡出其姓名首尾相避森然簡嚴此文章
之法也

巨字

巨字乃不可二合其義亦然史傳多連用巨可字
蓋重出如安祿山傳巨可忍之類是也

論書畫

書與畫皆一枝耳前輩多能之特遊戲其間後之
好事者爭譽其工而未知所以取書畫之法也夫
論書當論氣節論畫當論風味凡其人持身之端
方立朝之剛正下筆為書得之者自應生敬況其
字畫之工哉至於學問文章之餘寫出無聲之詩
玩其蕭然筆墨間足以想見其人此乃可寶而流
俗不問何人見用筆稍佳者則珍藏之苟非其人

特一畫工所能何足貴也如崇寧大臣以書名者
後人往往唾去而東坡所作枯木竹石萬金爭售
顧非以其人而輕重哉蓄書畫者當以予言而求
之



梁谿漫志卷第六

梁谿漫志卷第七

作詩押韻

作詩押韻是一奇荆公東坡魯直押韻最工而東

坡尤精於次韻往返數四愈出愈奇如作梅詩雪

詩押暎字又字在徐州與喬太博唱和押粲字數

詩特工荆公和又字數首魯直和粲字數首亦皆

傑出蓋其曾中有數萬卷書左抽右取皆出自然

初不着意要尋好韻而韻與意會語皆渾成此所

以為好若拘於用韻必有牽強處則害一篇之意

費衮補之

亦何足稱坡在額外和淵明懷古田舍詩云休閒
等一味妄想生愧靦自注云淵明本用緬字今聊
取其同音字和程正輔同游白水巖詩云恣傾白
蜜收五稜細斲黃土栽三椽自注云來詩本用礪
字惠州無書不見此字所出故且從木奉和且東
坡欲和此二韻似亦不難矣然才覺牽合則寧捨
之不以是而壞此篇之全意也後人不曉此理纔
到和韻處以不勝人為恥必劇力冥搜縱不可使
亦須強押正如醉人語言全無倫類可以一笑也

詩人詠史

詩人詠史最難須要在作史者不到處別生眼目
正如斷案不為胥吏所欺一兩語中須能說出本
情使後人看之便是一篇史贊此非具眼者不能
自唐以來本朝詩人最工為之如張安道題歌
風臺荆公詠范增張良楊雄東坡題醉眠亭雪谿
乘興四明狂客荆軻等詩皆其見處高遠以大議
論發之於詩汪遵讀秦史章碣題焚書坑二詩亦
甚佳至如世所傳胡曾詠史詩一編只是史語上
轉耳初無見處也青社許表民讀項羽傳作詩云
眼中謾說重瞳子不見山河遠雍州其識見亦甚

高遠

作詩當以學

作詩當以學不當以才詩非文比若不曾學則終不近詩古人或以文名一世而詩不工者皆以才為詩故也退之一出餘事作詩人之語後人至謂其詩為押韻之文後山謂曾子固不能詩秦少游詩如詞者亦皆以其才為之也故雖有華言巧語要非本色大凡作詩以才而不以學者正如楊雄求合六經費盡工夫造盡言語畢竟不似

詩作豪語

詩作豪語當視其所養非執筆經營者可能馬子才作浩齋歌似亦豪矣反覆觀之雕刻工多意隨語盡予謂孟子七篇乃真浩齋歌也歐公作廬山高氣象壯偉殆與此山爭雄非公曾中有廬山孰能至此郭功甫作金山行前輩多稱之雖極力造語而終窘邊幅信乎不可強也

東坡論石曼卿紅梅詩

東坡嘗見石曼卿紅梅詩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曰此至陋語蓋村學中體也故東坡作詩力去此弊其觀畫詩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賦

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此言可為論畫作詩之法也世之淺近者不知此理做月詩便說明做雪詩便說白間有不用此等語便笑其不着題此風晚唐人尤甚坡嘗作謝賜御書詩叙天下無事四夷畢服可以從容翰墨之意末篇云露布朝馳玉關塞捷書夜到甘泉宮又云文思夫子師文母終開玉關辭馬武小臣願對紫薇花試草尺書招贊普蓋因事諷諫三百篇之義也而或者笑之曰有甚道理後說到陝西獻捷此豈可與論詩若使渠為之定祇做一首寫字詩矣

東坡放魚詩

東坡和潛師放魚詩云況逢孟簡對盧仝不怕校人欺子美或云校人乃欺子產非子美也豈少陵曾用校人事遂直以為子美邪予按左氏杜預注子產一字子美

東坡雪詩

東坡雪詩五更曉色來書幌半月寒聲落畫簷或疑五更自應有曉色亦何必雪蓋誤認五更字此所謂五更者甲夜至戊夜爾自昏達旦皆若曉色非雪而何此語初若平易而實新奇前人未嘗道

也

王逢原孔融詩

王逢原孔融詩云戲撥虎鬚求不齧何如縮手袖
中歸虛云坐上客常滿許下惟聞哭習脂按漢書
融被害莫敢收者惟京兆脂習哭之而逢原乃作
習脂讀書鹵莽不自點檢顧點檢孔文舉又嘗作
嚴子陵詩譏切其隱文舉一世豪傑姦雄所憚而
不敢動而顧使之歸子陵傲睨萬物帝王所不能
臣而顧使之仕逢原之顛倒類如此可發後世君
子之一笑

潘邠老重陽句

謝無逸嘗從潘邠老求近作邠老荅曰秋來景物
件件是佳句恨為俗氛所蔽昨日清卧聞攪林風
雨聲欣然起題其辭曰滿城風雨近重陽忽催租
人至遂敗意止此一句奉寄予謂邠老之興正易
敗也阮籍為竹林之游王戎後至籍戲之曰俗物
已復來敗人意戎笑曰如卿輩意復易敗耳此足
見戎之高致若使予聞秋聲得句方題壁間不知
天地之大秋毫之小何催租人能敗邠賈島鍊敲
推字至衝京尹節而不知此正得詩興之深者

孟東野詩

自六朝詩人以來古淡之風衰流為綺靡至唐為尤甚退之一世豪傑而亦不能自脫於習俗東野獨一洗衆陋其詩高妙簡古力追漢魏作者政如倡優雜沓前陳衆所趨奔而有大人君子垂紳正笏屹然中立此退之所以深嘉屢歎而謂其不可及也然亦恨其太過蓋矯世不得不爾當時獨李習之見與退之合後世不解此意但見退之稱道東野過實爭先譏誚東野反為退之所累惜乎無有原其本意者也

唐詩工靡麗

唐人詩偏工靡麗雖李太白亦十句九句言婦人其後王建元稹韓偓之徒皆然如裴說者蓋未嘗以詩名至作寄邊衣詩則美麗可喜蓋當時詞章習尚如此故人人能道此等語也

張文潛詩

張文潛詩云春波一眼去鳧寒晷無咎稱之至東坡則云春風在流水鳧鴈先拍拍有無盡藏之春意

詩人用字

王平甫詩云山月入松金破碎其流蓋出於退之
竹影金瑣碎之句然斜陽映竹則交加亂射若相
瑣然故於瑣字為宜至於月華散漫松影在地則
破字佳詩人用字皆不苟也

杜少陵悶詩

杜少陵作悶詩云捲簾惟白水隱几亦青山或曰
人之好惡固自不同若使吾居此當卒以樂死矣
予以為不然人心憂鬱則所觸而皆悶其心和平
則何適而非快青山白水本是樂處苟其中不快
則慘澹蒼莽適足以增悶耳少陵又有詩云感時

花濺淚恨別鳥驚心花鳥本是平時可喜之物而
抑鬱如此者亦以觸目有感所遇之時異耳

方言入詩

方言可以入詩吳中以八月露下而雨謂之淋露
九月霜降而雲謂之護霜竹坡周少隱有句云雨
細方淋露雲踈欲護霜方言又有勃姑鷓舅槐花
黃舉子忙促織鳴嬾婦驚之類詩人皆用之大抵
多吳語也

明妃曲

古今人作明妃曲多矣皆道其思歸之意歐陽公

作兩篇語固傑出然大槩亦歸於幽怨白樂天有
絕句云漢使若回煩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君王
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其指意頗新然問
黃金何日贖蛾眉則亦寓思歸之意要當言其志
在爲國和戎而不以身之流落爲念則詩人之旨
也

陳子高觀寧王進史圖詩

陳子高觀寧王進史圖作詩云汗簡不知天上事
至尊新納壽王妃世稱其工然太露筋骨矣李義
山驪山詩云平明每幸長生殿不從金輿祇壽王

此則婉而有味春秋之稱也

陳輔之論林和靖梅詩

陳輔之云林和靖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
黃昏殆似野薔薇是未爲知詩者予嘗踏月水邊
見梅影在地疎瘦清絕熟味此詩真能與梅傳神
也野薔薇叢生初無疎影花陰散蔓烏得橫斜也
哉

張芸叟詞

張芸叟詞云回首夕陽紅盡處應是長安人喜誦
之樂天題岳陽樓詩云春斫綠時連夢澤夕波紅

處近長安蓋芸叟用此換骨也

詩人相呼

古者風俗淳厚朋友相呼以名至唐詩人猶以名相呼或直呼其行而不忌如杜子美贈李太白詩而云白也詩無敵之類是已直呼其行者尤多今人聞呼其名其不怒罵者幾希至於文字間欲呼其行或繼之以丈或繼之以兄或繼之以官亦未嘗敢徒呼其行也

禁東坡文

宣和間申禁東坡文字甚嚴有士人竊攜坡集出

城為閹者所獲執送有司見集後有一詩云文星落處天地泣此老已亡吾道窮才力謾超生仲達功名猶忌死姚崇人間便覺無清氣海內何曾識古風平日萬篇誰愛惜六丁收拾上瑤宮京尹義其人且畏累已因陰縱之

王左丞同名詩

王履道左丞安中在京師見何人家亭上題字筆勢灑落不著姓而其名則安中也王驚問何人所書守者曰此何安中亦河朔人也王以與已名同恐人莫之辨戲書一詩於其後云蜀客更名緣好

尚漢臣書姓為同官孟公自合名驚座子夏尤宜
便小冠益號文章綠兩李翊書制誥有諸韓二玄
各自分南北付與時人子細看終篇皆用同名事
云

雍孝聞

雍孝聞蜀人崇寧間廷試對策力詆時政闕失駁
放後雖授以右列然卒不仕浪迹山林遂遇異人
得道政和未變姓名為道士入內說法徽宗謂
其得林靈素之半因賜姓木更名廣莫竟不知其
為孝聞也孝聞嘗自詠云百萬人中隱一身深如

勺水在滄溟獨醒自負賢人酒天濶難尋處士星
照影自憐湖水碧高吟贏得蜀山青城南老樹如
相問不枉翻空過洞庭

二州酒名

叙州本戎州也老杜戎州詩云重碧傾春酒輕紅
擘荔枝今叙州公醞遂名以重碧東坡在齊安有
春江綠漲蒲萄醅之句靖康初元韓子蒼舍人駒
作守有旨添賜郡釀因名其庫曰蒲萄醅仍有詩
云孤臣政術不堪論尚得君王賜酒尊父老異時
傳盛事蒲萄醅熟記初元

三處西湖

三處皆有西湖東坡連鎮二州故表謝云入叅兩
禁每玷北扉之榮出典二邦輒為西湖之長晚謫
惠州州有豐湖亦名西湖淳熙中祕書楊監萬里
使廣東過惠游豐湖賦詩云三處西湖一色秋錢
塘潁水更羅浮東坡元是西湖長不到羅浮便得
休

毗陵二畫

吾州天慶觀畫龍太平寺畫水勝絕之筆聞於天
下凡四方來者道出毗陵必迂路而觀焉龍蓋姑

蘇道士李懷仁所畫懷仁者酒豪不羈嘗呼龍松
江之上狎而觀之遂畫龍入神品過毗陵天慶觀
大醉索墨漿數斗曳茗帚裂巾袂濡墨號呼奮躑
斯須龍成觀者失聲辟易懼將搏也懷仁後不知
所終而好事者每呼畫工就龍模寫工運筆之際
輒眩暈欲仆竟不能成觀者駭異水則郡人徐友
畫清濟貫河一筆紆遠長數十丈不斷却立而觀
濤瀾洶涌目為之眩仰首近之凜然若飛流之濺
於面也郡人吳德輝因與客論近世名畫曰予每
至畫龍處輒諦玩彌時不能休乃賦古風曰道人

龍中來醉與神物會寫茲蜿蜒質日月為冥晦崩
翻江海姿素壁起濤瀨呼吸見雌雄抉石疑可碎
蕭森殿陰古衆真儼飛旆注觀恐騰躍夜半失像
繪飛光者明珠靈祕一何怪爛爛照薨棟那得人
在外偷兒伺酣睡不怕嬰鱗害頭言慎所託永用
期一快淳熙戎戎揚誠齋為太守過太平寺為賦
畫水長句曰太平古寺劫灰餘夕陽惟照一塔孤
得得來看還不樂竹莖荒處破殿虛偶逢老僧聽
僧話道是壁間留古畫徐生絕筆今百年祖師相
傳妙天下壁如雪色一丈許徐生畫水纔盈堵橫

看側看只麼是分明是畫不是水中有清濟一線
波橫貫萬里濁浪之黃河雷奔電卷儘渠猛獨清
元自不隨它波浪盡處忽掀怒攪動一河秋水暮
分明是水不是畫老眼向來元自誤佛廬化作金
拖樓銀山雪堆風打頭是身飄然在中流奪得太
一蓮葉舟僧言此畫難再覓官歸江西却相憶并
州剪刀剪不得鷺溪匹絹官莫惜貌取秋濤懸坐
側是二畫為一郡之勝處而二公又形之賦詠間
真足以傳不朽矣

東坡作文與可畫筴管谷偃竹記云畫竹必先得
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
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
矣與可之教予如此此固作畫之法然不惟竹也
畫水亦然坡嘗說蜀人孫知微欲於大慈寺壽寧
院僻作湖灘水石四堵營度經歲終不肯不筆一
日倉皇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如風須臾而成作
輸瀉跳蹙之勢洶洶欲崩屋也以此言之則心乎
相應之際間不容髮非若樓臺人物可以款曲運
筆經日而成也予嘗疑少陵王宰畫山水圖歌云

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
始肯留真迹此殆是言王宰之畫不易得當聽其
累日經營不可促迫之意爾其歌有云巴陵洞庭
日本東赤岫水與銀河通中有雲氣隨飛龍舟人
漁子入浦溆山木盡亞洪濤風觀其氣勢如此則
筆所未到氣已吞食頃已爲久若必俟十日乃成
則其畫不足觀矣



梁谿漫志卷第七

梁谿漫志卷第八

蘇子美與歐陽公書

費衮補之

蘇子美奏邸之獄當時小人借此以傾杜祁公范

文正同時貶逐者皆名士姦人至有一網打盡之

語獨韓魏公趙康靖論拯之而不能回也其得罪

在慶曆四年之十一月時歐陽公按察河北子美

貽書自辨於公詞極憤激而集中不載今錄于此

以補史所遺者云舜欽再拜冬凜伏惟按部外起

居安裕前月嘗拜書甚踈略必已通呈舜欽不曉

世病陷此禍機雖為知己者羞而內省實無所愧
恐流言奉惑不避縷述自杜夫入相已來羣公日
相攻謗非一端也九月末間嘗與子漸勝之邸中
小飲之翰君暮見過勝之言論之間時有高處二
諫因與之辨折本皆戲謔又無過言此亦吾曹常
事不一二日朝中諠然以謂謗及時政吁可駭也
故臺中奏疏趙祐怒二諫嘗論其不才故也天子辨其誣不下其
削臺中鬱然不快無所洩憤因本院神會又意君
暮預焉時君譽與赴會諸君同出館過邸門於是再削其削亦留中
不出諸臺益忿重以穢瀆之語上聞列章牆進取

必於君知二相瞻薄畏事必不敢開口以辨既而

起獄震動都邑又使刻薄之吏當之

陶翼本憲長所舉中人追

押席客皆翼之請也

希望沽激深致其文枷掠妓人無所不

至設有自誣者則席賓皆遭汙辱矣且進邸神會

比年皆然亦嘗上聞蓋是公宴臺中謂去端闔不

遠以權貨務較之孰近

權務後邸中兩日作會甚盛

若謂費用

過當以商稅院比之孰多舜欽或非時為會聚集

不肖則是可責也原叔濟叔輩皆當世雅才朝廷

專用之人因事燕集安足為過賣故紙錢舊已奏

聞本院自来支使判署文記前後甚明况都下他

局亦然不係諸比之外郡雜收錢豈有異也外郡

地種物收利之類甚多下至糞土當時本惡於胥

吏輩率釀過多遂與同官各出俸錢外更於其錢

中支與相兼皆是祠祭燕會上下飲食共費之今

以監主自盜定罪減死一等科斷使除名為民與

貪吏培官物入已者一同始府中救斷追兩官罰

復遣吏來取出閣下觀其事察其情豈當然乎舜

身文字殊不曉欽雖不足惜為國計者豈不惜法乎自有他條不

有文記準盜論不至除名判審刑者自為重輕不

署者五匹杖九十其法甚輕由二府苟務快意壞亂典刑不度怒京兆二相恐

栗畏縮自保其位心知非是不肯開言上有怒意

當復令坐客因飲食被刑斥逐奔竄銜憤瀝血無

人哀矜名辱身冤為讎者所快輦轂之下尚爾遠

民冤濫孰肯更為辨之近者葛宗古滕宗諒張元

所用官錢鉅萬復有入已惟范公橫身當之皆得

未減非范公私此三人於朝廷大體實有所補多

矣國朝本以仁愛撫天下常用寬典今一旦臺中

蓄私憾結黨繩小過以陷人審刑持深文以逞志

傷本朝仁厚之風當塗者得不疾首而歎息也舜

欽年將四十矣齒搖髮蒼才為大理評事廩祿所

入不足充衣食性復不能與凶邪之人相就近今
得脫去仕籍非不幸也自以所學教後生作商賈
於世必未至餓死故當緘口遠遁不復更云但以
遭此構陷累及他人故憤懣之氣不能自平時復
礫岫於胸中一夕三起茫然天地間無所赴愬
天子仁聖必不容姦吏之如此但舉朝無一言以
辨之此可悲也掖坦諸君列章論館中人此自古
未有唯趙叔平不署且有削極言
辨之可重舜欽素為永叔所愛故粗寫大槩幸觀過
而見察也苦寒伏望保重不宣舜欽再拜歐陽公
書其後云子美可哀吾恨不能為之言又聯書一

行云子美可哀吾恨不能言蓋公已自諫省出矣
予近見子美墨迹一卷皆自書其所作詩行草爛
然龍蛇飛動其中有獨酌一詩云一酌澆腸俗慮
奔鷄微鵬大豈堪論楚靈當日能知此肯入滄江
作旅魂卷尾題云慶曆乙酉十月書于姑蘇驛舍
考其時蓋是被罪之明年居滄浪時所書其詩語
間放曠達如此或謂流落幽憂以終非也

陳少陽遺文

陳少陽遺其家書南徐刻本以傳人多知之而其
為文世所罕見胡蒼梧嘗得其跋蔡君謨茶錄予

惜其流落不傳為載于此少陽跋云余聞之先生
長者君謨初為閩漕時出意造密雲小團為貢物
富鄭公聞之歎曰此僕妾愛其主之事耳不意君
謨亦復為此余時為兒聞此語亦知感慕及見茶
錄石本惜君謨不移此筆書旅葵一篇以進

韓蘄王詞

紹興間韓蘄王自樞密使就第放浪湖山匹馬數
童飄然意行一日至湖上遙望蘇仲虎尚書宴客
蘄王徑造其席喜甚醉歸翌日折簡謝餉以羊羔
且作二詞手書以贈蘇公緘藏之親題其上云二

關三紙勿亂動淳熙丁未蘇公之子壽父山丞太
府攜以示蘄王長子莊敏公莊敏以示予字畫殊
傾歎然其詞乃林下道人語莊敏云先人生長兵
間不解書晚年乃稍稍能之耳其一詞臨江仙云
冬看山林蕭疎淨春來地潤花濃少年衰老與山
同世間爭名利富貴與貧窮榮貴非干長生藥清
間是不死門風勸君識取主人公單方只一味盡
在不言中其一南鄉子云人有幾何般富貴榮華
總是閒自古英雄都如夢為官寶玉妻男宿業纏
年邁衰殘鬢髮蒼浪骨髓乾不道山林有好處貪

歡只恐癡迷誤了賢世忠上

烈女守節

中興死節之士固不乏而女子守節者亦多有之
洪鴻父羽之女適繁昌焦洧一日遇巨盜於江中
欲逼之女義不受汙投江而死兩侍兒大曰宜恩
小曰均奴姓吳氏女兄弟也俱有色藝亦相隨赴
水死焦之甥徐伯遠傳其事竹坡周少隱為之賦
二詩云就死由來不自疑玉顏那為賊鋒低了知
今日投淵婦猶勝當年斷臂妻虜騎駸駸戰艦驕
春江漫漫濕金翅但將紅袖供歌舞却為周郎笑

二喬丁文簡公五世孫女世為鄭州新鄭縣人年
十六嫁進士張晉卿靖康中與其夫避地大隗山
虜至丁被擒挾之上馬丁投地以醜語詆之且曰
我寧死耳誓不辱於汝輩也虜始亦不怒但屢扶
上馬丁罵不已乃忿然嗔目遂絕於槎下晏元憲
公四世孫女其父孝廣為鄧州南陽縣尉女小字
師姑年十五從叔孝純官于廣陵建炎三年陷于
虜係以北去每欲侵陵之輒擲身于地僵仆氣絕
或自經或投于井皆救而獲免其主母愛之撫育
如已出虜中爭傳誇焉又有陳氏女其父壽隆紹

興初為湖北提刑卒于官其子造之挈妹至吳欲
適呂丞相之子舟至焦山遇賊其家被害賊欲逼
女力拒之大聲呼其婢曰不如俱投江俾此身明
白無為賊辱因躍入水死其屍浮數里不沒賊怒
因撞以矛乃沒女時年十四洪氏事周少隱既賦
詩關子東注亦寫之樂府丁晏二事則朱少章并
奉使歸奏之陳氏事則故老為予言古今烈女史
官不及知而湮滅無傳者何可勝數是以表而出
之

改德士頌

宣和庚子改僧為德士一時浮屠有以遠

者獨一長老遽上表乞入道其辭有習蠻夷之風
教忘父母之髮膚僅得回心而向道便更合掌以
辭拳等語彼方外之人乃隨時迎合如此亦可怪
也又一長老道行甚高或戲之曰戴冠兒穩否答
曰幸有一片閒田地此意甚微婉直以為游戲耳
時饒德操已為僧因作改德士頌云自知祝髮非
華我故欲毀形從道人聖主如天苦憐憫復令加
我舊冠巾舊說螟蛉逢螺贏異時蝴蝶夢莊周世
間化物渾如夢夢裏惺惺却自由德士舊嘗稱進

士黃冠初不異儒冠種種是名名是假世人誰不
彼名謾衲子紛紛惱不禁倚松傳與法安心餅盤
釵釧形雖異還我從來一色金小年曾着書生帽
老大當簪德士冠此身無我亦無物三教從來處
處安

英雄先見

古之英雄智略相當其所以為勝負者無他正如
弈棋特爭先法爾曹操赤壁敗歸道經華容地多
蘆葦先使老弱踐之以過曰劉備智過人而見事
遲若使人縱火吾屬無類矣王稽載范雎入秦值

穰侯行郡邑雎匿車中穰侯果謂王稽曰謁君得
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
不敢即別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
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范雎下車走曰此
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且
穰侯既疑有人當即索之投機之會間不容髮顧
去而復來則已墮雎計中矣後人論曹操劉備之
強弱穰侯范雎之成敗不必求諸他止觀此二事
足矣

唐會要開元二十九年冬十月京城寒甚凝霜封樹學者以為春秋雨木冰即是亦名樹介言其象介胄也寧王見而歎曰此所謂樹架者也諺云樹架達官怕必有大臣當之吾其死矣新唐書五行志記永徽年凝凍封樹引劉向語亦謂之樹介而舊唐書作樹稼白樂天樂府新豐折臂翁云君不見開元宰相宋開府不賞邊功防黷武注云開元初突厥數寇邊天武軍子將郝雲岑斬默啜獻首闕下自謂有不世之功時宋璟為相以天子好武恐徼功者生心痛抑其賞逾年始授郎將雲岑遂

慟哭嘔血而死按此則名雲岑而舊唐書作靈儉新唐書作靈佺資洽通鑑作靈奎考異中亦無之

陸宣公哀方書

陸宣公在忠州哀方書以度日非特假此以避禍蓋君子之存心無所不用其至也前輩名士往往能醫非惟衛生亦可及物而今人反恥言之近時士大夫家藏方或集驗方流布甚廣皆仁人之用心本草單方近已刻於四明然唐人及本朝諸公文集雜說中名方尚多未見有類而傳之者予屢欲為之恨藏書不廣儻有能用于言集以傳諸

人亦濟物之一端也

藥方傳人

有蓄藥方之驗者可傳諸人得飲食之法者不可傳諸人非謂自珍口腹之奉也蓋傳人以藥則能衛生教人飲食則必傷生君子以仁存心故不當爾而世人有疾病得名方而愈者徃徃祕藏不肯示人至於烹物命以資匕筯一有適口則夸詫廣坐人人相效所殺不勝計其用心相反如此得無謬誤乎

聞見後錄論田橫

邵公濟博著聞見後錄云田橫居萬里海外高祖必欲其來不則發兵誅之四皓近在高山以高祖之暴而不能致蓋四皓振世之豪與高祖同高祖已帝則可隱矣故高祖全之非不能屈也大父康節云公濟之說如此予竊以為不然方高帝時羣雄逐鹿惟田橫最得人心至從海島者五百人蹈死不變其得士可知矣高帝汲汲欲其來萬里名之豈真有意於招賢人哉其意謂同心協力數百人萃於一國彼豈終帖帖者邪外以禮誘之終以兵脅之必使之死而後已此高帝本心也若夫四

皓則高帝視之邈然其於進退初無益於漢之成敗當時逃秦人皆此徒耳漢初無輕重於其間也其後爲太子羽翼適會高帝勢有不可又叔孫通之徒爭之力故子房倡爲上素高此四人之語以適當世耳目而郅氏獨以道里遠近爲言又謂康節之說如此豈其然邪

程文簡碑誌

聞見後錄又云某公在 章獻明肅后垂箔日密進唐武氏七廟圖 后怒抵之地曰我不作負祖宗事 仁皇帝解之曰某但欲爲忠耳 后旣上

也

士人祈聞適

有士人貧甚夜則露香祈天益久不懈一夕方正襟焚香忽聞空中神人語曰帝憫汝誠使我問汝何所欲士荅曰某之所欲甚微非敢過望但願此生衣食粗足逍遙山間水濱以終其身足矣神人大笑曰此上界神僊之樂汝何從得之若求富貴則可矣予因歷數古人極貴念歸而終不能遂志者比比皆是蓋天之靳惜清樂百倍於功名爵祿也

蔡條著書

蔡條姦人助其父為惡者也特以在兄弟間粗親翰墨且嘗上書論諫故在當時稍竊名著書甚多大抵以姦言文其父子之過此固不足怪至談叢所載其家佞幸濫賞可醜可羞之事反皆大書特書以為榮此乃竄南荒時所作至是猶不悟真小人而無忌憚者哉

梁谿漫志卷第八



梁谿漫志卷第九

劉高尚事

費衮補之

劉高尚者濱州安定人家世為農生九歲不茹葷

後稍稍不語問以事則書而對其語初若不可曉

已而輒驗家人為築別室以居久之言皆響應遠

近以為神聲聞京師徽宗三使往聘之辭疾不

奉詔宣和間賜號高尚處士而建觀以居其徒因

以其號名之靖康之擾棗人白其守使近高尚守

具安車邀之不至一日棄濱而來濱人大恐後二

日濱州兵叛屠其城高尚至棣棣人喜守爲掃郵
傳供帳以舍之高尙見之笑去乃即城隅治舍水
傍濱人或持金帛攜家室以就其廬者人徃徃笑
之既而虜騎大至城且陷人之死於兵者以萬數
而火不及其居就之者果賴以免虜人見高尚皆
下馬羅拜不敢入其里高尚嘗有言曰世之人以
嗜欲殺身以貨財殺子孫以政事殺人以學問文
章殺天下後世識者尊爲名言鏤板以傳竹坡周
少隱旣爲之傳又推廣其言而爲之說曰此佛菩
薩老聃莊周之徒所以救溺起死還真之論豈區

區爲世俗言語文章者所能至哉夫畏塗者十殺
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至
於衽席之上飲食之間其禍有甚於畏塗者而不
知戒則是終不知嗜欲之能殺身矣黷貨嗜利之
士食厚祿而取民財雖喪亡之禍僅免其身而千
金之產不足以供不肖子一醉之費人禍天殃不
在其身而在其後則貨財豈不足以殺其子孫哉
秦自商鞅之事孝公始用刑名而李斯之事始皇
趙高之事二世皆以是道百年之間天下之人不
死於刑而死於兵蓋不知其幾千百萬桑弘羊開

利說以中主欲不過欲自售一身而已禍流後世
至唐宇文融皇甫鏘之徒皆用其說以取尊位而
天下自是數蒙誅求之禍其殺人固無異於以挺
與刃行政之弊一至於此豈不痛哉昔人有欲注
周易與本草者或勸其注本草曰注本草誤不過
殺一人注周易而誤則其禍道也大矣不然孟子
之闢楊墨子雲之詆申韓退之之斥佛老其憂天
下後世之意何其深且切哉後世斷章析句背正
失理之學與其徒從而和之更相標榜迭相師授
以盜名聲而取富貴寢不可救豈非至人之前知

知其必有斯禍而為是說乎紫芝聞先生之言嘗
私竊以為嗜欲之殺身貨財之殺子孫與夫政事
之殺人三者人猶得而知之若夫學問文章殺天
下後世則周公孔子之言也先生農家子未嘗讀
書事師而有是言豈神僊中之知道者乎此與夫
熊經鳥伸吐故納新區區積歲月之功而欲著名
於仙籍者固有間矣

事有專驗於一數

天下事固莫不有數然士大夫或有終身專驗於
一數者殆不可曉韓康公行第三發解過省殿試

皆第三以元祐三年三月薨皆三數故蘇子容作
挽詩云三登慶曆三人第四入熙寧四輔尊何清
源第五微時從人筮窮達其人云公不第五何曰
然其人拊掌大笑連稱竒絕因曰公凡遇五即有
喜慶何以熙寧五年鄉薦余中榜第五人及第五
十五歲隨龍崇寧五年拜相每遷官或生子非五
年即五月或五日其驗如此二事不知何故深於
數者必能知之

譚命

近世士大夫多喜譚命往往自能推步有精絕者

予嘗見人言日者閱人命蓋未始見年月日時同
者縱有一二必唱言於人以為異嘗略計之若生
時無同者則一時生一人一日當生十二人以歲
計之則有四千三百二十人以一甲子計之止有
二十五萬九千二百人而已今祇以一大郡計其
戶口之數尚不減數十萬况舉天下之大自王公
大人以至小民何啻億兆雖明於數者有不能歷
筭則生時同者必不為少矣其間王公大人始生
之時則必有庶民同時而生者又何貴賤貧富之
不同也此說似有理予不曉命術姑記之以俟深

於五行者折衷焉

江陰士人彊記

江陰士人葛君忘其名彊記絕人嘗謁郡守至客次一官人已先在意象軒驚葛敝衣了了來揖之殊不顧葛心不平坐良久謂之曰君謁太守亦有銜袖之文乎其人曰然葛請觀之其人素自負出以示葛疾讀一過即以還之曰大好斯須見守俱白事畢葛復前曰某骫骳之文此官人竊為已有適以為贄者是也使君或不信某請誦之即抗聲誦其文不差一字四座皆愕視此人且雜斬之其

人出不意無以自解倉皇卻退歸而軫恙得疾幾死葛浮沈閭里間家傍有民張染肆置簿書識其目葛嘗被酒偶坐其肆信手繙閱一夕民家火作凡所有之物并文書皆燼焉物主競來索數倍責償民無以質驗憂撓不知所出其子謀諸父曰吾聞里中葛秀才天性能記渠昨過吾家嘗閱此籍或能記憶盍以情扣乎即日父子詣葛言其狀葛笑曰汝家張染肆且吾何從知其數邪民拜且泣葛又笑曰汝以壺酒來當能知之民喜亟歸携酒敬至葛飲畢命取紙筆為疏集月某日某人染某

物若干某月某日某人染某物若干凡數百條所
書月日姓氏名色丈尺無毫髮差民持歸呼物主
讀以示之皆叩頭駭伏胡蒼梧記張文定諸公取
相國寺前染簿各記十版此或出於用意故能默
識非若葛之無心而然信天稟記問不可及也邦
人至今談其事云

本草誤

張文潛好食蟹晚苦風痺然嗜蟹如故至剔其肉
滿貯巨栲而食之嘗作詩云世言蟹毒甚過食風
乃乘風淫為末疾能敗服與肱我讀本草書美惡

未有憑筋絕不可理蟹續牢如絙骨萎用蟹補可
使無窻崩凡風待火出熱甚風乃騰中炎若遇蟹
其快如霜冰俗傳未必妄但恐殊愛憎本草起東
漢要之出賢能雖失諒不遠堯跖終殊稱書生自
信書俚說徒營營文潛為此詩殆嗜蟹之僻而為
之辨耶抑真信本草也如河豚之目并其子凡血
皆有毒食者每剔去之其肉則洗滌數十過俟色
如雪方敢烹故梅聖俞詩云烹魚苟失所入喉為
鏌鋣而大觀本草乃云河豚性溫無毒所謂注本
草誤而能殺人者殆此類邪

張文潛粥記

張文潛粥記贈潘邠老云張安道每晨起食粥一大盃空腹胃虛穀氣便作所補不細又極柔膩與腸腑相得最為飲食之良妙齊和尚說山中僧每將旦一粥甚繫利害如或不食則終日覺臟腑燥渴蓋能暢胃氣生津液也今勸人每日食粥以為養生之要必大笑大抵養性命求安樂亦無深遠難知之事正在寢食之間耳或者讀之果笑文潛之說然予觀史記陽虛侯相趙章病太倉公診其脉曰法五日死後十日乃死所以過期者其人嗜

粥故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師言曰安穀者過期不安穀者不及期由是觀之則文潛之言又似有證後又見東坡一帖云夜坐饑甚吳子野勸食白粥云能推陳致新利膈養胃僧家五更食粥良有以也粥既快美粥後一覺尤不可說尤不可說

著書稱謂

古人文字間於輩行稱謂極嚴凡視予猶父者則名之馬大年嘗論退之作詩名籍徹而字東野則知東野乃其友而籍徹輩則弟子也大觀政和間有達官著書於歐陽叔弼蘇叔黨皆直名之如曰

予見裴言又曰予見過當問之之類此達官於六一東坡既非輩行以前輩著書之法觀之恐不當名其子也

作字提筆法

陳寺丞昱閒樂先生伯修之子也少好學書嘗於閒樂枕屏效米元章筆迹書少陵詩一日元章過閒樂見而驚焉閒樂命出拜元章即使之書喜甚因授以作字提筆之法曰以腕著紙則筆端有指力無臂力也陳問曰提筆亦可作小楷乎元章笑因顧小史索紙書其所作進黼宸贊表筆畫端謹

字如蠅頭而位置規撫皆若大字父子相顧歎服因請其法元章曰此無他惟自今已往每作字時不可一字不提筆久久當自熟矣

何祕監語

蜀人何道天祕監耕常言一切世間虛幻留之不住將之不去士大夫惟當做留得住將得去底事耳又云官不必高但願衣冠不絕而常為士類家不必富但願衣食粗足而可以及人道夫平生香火禱祈每及於此樂善者鏤版以傳其言道夫仕宦得任子恩輒先及猶子既歿三子澤皆不及已

而德彥德固聯登淳熙丁未進士第紹熙庚戌德
方亦決科識者知其為善之報焉

官戶雜戶

律文有官戶雜戶良人之名今固無此色人讞議
者已不用此律然人罕知其故按唐制凡反逆相
坐沒其家為官奴婢反逆家男女及奴婢沒家皆
謂之官奴婢男年十四以下者配司農十五以上
者以其年長令遠京邑配嶺南為城奴也一免為
番戶再免為雜戶三免為良人皆因赦宥所及則
免之凡免皆因恩言之得降一等二等或直入良

人諸律令格式有言官戶者是番戶雜戶之摠號
非謂別有一色蓋本於此

惟揚澄江

古今稱揚州為惟揚蓋掇取禹貢淮海惟揚州之
語然此二字殊無義理若謂可用則他州亦可稱
惟徐惟青之類矣又多以江陰為澄江意取謝元
暉靜如練之句然元暉作詩初不指此地而言也
滁州環城多山故醉翁亭記首言環滁皆山也流
俗至以環滁目是邦此尤可笑

戚氏詞

程子山敦厚舍人跋東坡滿庭芳詞云予聞之蘇仲虎云一日有傳此詞以為先生作東坡笑曰吾文章肯以藻繪一香篆槃乎然觀其間如畫堂別是風光及十指露之語誠非先生肯云子山之說固人所共曉予嘗怪李端叔謂東坡在中山歌者欲試東坡倉卒之才於其側歌戚氏坡笑而領之邂逅方論穆天子事頗摘其虛誕遂資以應之隨聲隨寫歌竟篇纔點定五六字坐中隨聲擊節終席不間他辭亦不容別進一語臨分曰足以為中山一時盛事然予觀其詞有曰玉龜山東皇靈媿

統羣僊又云爭解繡勒香鞵又云鑿輅駐蹕又云肆華筵間作脆管鳴絃宛若帝所鈞天又云盡倒瓊壺酒獻金鼎樂固大椿年又云浩歌暢飲回首塵寰爛熳游玉輦東還東坡御風騎氣下筆真神僊語此等鄙俚猥俗之詞殆是教坊倡優所為雖東坡竈下老婢亦不作此語而顧稱譽若此豈果端叔之言邪恐疑誤後人不可以不辨

薛能詩

野史雜說多有得之傳聞初未嘗攷究其實而相承以為然者世傳秦宗權始為薛能更坐法笞背

薛因唱云素脊鳴秋杖良久不繼因幕吏白事續云烏靴響暮廳乃命決行其後宗權起兵首捕薛令舉前詩因又續云刃飛三赤雪白日落文星遂害之按唐史廣明元年九月忠武大將周岌逐其節度使薛能能將奔襄陽亂兵追殺之先是軍未變秦宗權以許牙將調發至蔡聞能死許州亂託云赴難募蔡兵遂逐刺史據其城因以宗權為蔡州刺史然則能死於許州時宗權自在蔡州安有聯詩被害之事邪雜說中如此類甚多殆不勝摺擊也

陳子車殉葬

檀弓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為之也於是弗果用耶律德光之母述律左右有過者多送木葉山殺於阿保機墓隧中曰為我見先帝於地下後以事怒大將趙思溫使送木葉山思溫辭不肯行述律曰汝先帝親信安得不往見之思溫對曰親莫如后后何不行述律曰

我本欲從先帝於地下以子幼國中多故未能也
然可斷吾一臂以送之左右切諫乃斷其一腕而
釋思溫不殺此二事略同思溫雖本中國人然武
夫安識前言徃行蓋理之所在有不約而同耳

烏江項羽神

和州烏江縣英惠廟其神蓋項羽也靈響昭著紹
興辛巳虜犯淮南過廟下駐軍入致禱擲玖數十
皆不吉怒甚取火欲焚其廟俄大虺見於神座聳
身張口目光射人虜駭怖而出隨聞大聲發于廟
後若數百人同時喑嗚叱咤者舉軍震恐即移屯

東去竟不敢宿其地云郡上其事于朝詔封神為
靈祐王邦人益嚴奉之

二儒為僧

近世儒者絕意聲利飄然游方之外者有二人焉
饒節字德操臨川人以文章著名曾子宣丞相禮
為上客陳了翁諸公皆與之游徃來襄鄧間始亦
有婚宦意遇白崖長老與之語欣然有得嘗令其
僕守舍歸見其占對異常恠而問之僕曰守舍無
所用心聞鄰寺長老有道價徃請一轉語忽爾覺
悟身心泰然無他也德操慨然曰汝能是我乃不

能何哉徑往白崖問道八日而悟盡發囊橐與其
僕祝髮為浮屠德操名如璧僕名如琳遍叅諸方
陳了翁關子開兄弟皆以詩稱美之至江浙樂靈
隱山川因掛錫焉琳抱疾德操躬進藥餌既卒盡
送終之義後主襄陽天寧夏均父倪為請疏其略
云無復扶書更逐康成之後何憂成佛不居靈運
之先又云豈惟江左公卿盡傾支遁獨有襄陽者
舊未識道安時稱其精當德操自號倚松道人所
為詩文皆高邁號倚松集云吳元中丞相之弟名
叙字元常亦能詩有水竹清瘦霜松孤之句除南

京敦宗院教授未赴忽棄官為僧法名正光應任
萬年國清諸刹晚主禪之烏巨寺一子亦早夭其
婦守志不嫁光年益老感疾婦必躬造飲饌以進
積久不懈後元中丞相薨當家無人其祖母韓夫
人奏乞元常歸故官詔許之元常迄不就凡住名
刹四十年而終

天生對

前人記崔度崔公度王韶王子韶以為的對紹興

中馮侍郎

檄

羅侍御

汝

揖

在朝或戲為語云侍郎

侍御檄汝揖無能對者時范檢正

同

陳檢詳

正同

俱為二府掾屬徐敦濟康續云檢正檢詳同正同
時以為天生此對也

唐重氏族

唐自太宗命高士廉等撰氏族志本惡山東人士
崔盧李鄭自矜地望乃更以皇族為首是亦自矜
隴西著姓也然魏證房元齡家皆盛與山東諸族
為昏由是舊望不減至顯慶中許敬宗等又升右
族為第一等於是益尚門閥諂諛之徒不稱人以
官而呼之為郎猶奴之事王蓋當時門地高者以
此名為貴重宋廣平呼張易之為卿天官侍郎鄭

杲謂宋曰中丞柰何卿五郎宋曰以官言之正當
為卿足下非張卿家奴何郎之有楊再思為宰相
而呼張昌宗為六郎安祿山兼三鎮節度使而呼
李林甫為十郎裴坦之子勛至呼其父為十一郎
明皇不以天子為貴而自呼為三郎當時獻五角
六張賦者亦呼其君為三郎流弊可駭如此



梁谿漫志卷第九

梁谿漫志卷第十

陸鴻漸為茶所累

費袞補之

人不可偏有所好往往為所嗜好揜其他長如陸

鴻漸本唐之文人達士持以好茶人止稱其能品

泉別茶爾所著書甚多曰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

卷江表四姓譜十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吳興歷官

記三卷潮州刺史記一卷茶經三卷占夢三卷然

世所傳者特茶經他書皆不傳蓋為茶經所揜也

鞏縣有瓷偶人號陸鴻漸買十茶器得一鴻漸市

人沽茗不利輒灌注之鴻漸嗜茶而終遭困辱嗜
好之弊至此獨不可笑乎

范信中

范寥字信中蜀人其名字見山谷集負才豪縱不
羈家始饒給從其叔分財一月輒盡之落莫無聊
賴欲應科舉人曰若素不習此奈何范曰我第往
即以成都第二名薦送益縱酒遊毆殺人因亡命
改姓名曰花但石蓋增損其姓字為廋語遂匿傍
郡為園丁久之技瘡不能忍書一詩于亭壁主人
見之愕然曰若非園丁也贈以白金半笏遣去乃

往稱進士謁一鉅公忘其人鉅公與語竒之延致
書室教其子范暮出歸輒大醉復毆其子其家不
得已遣之遂椎髻野服詣某州持狀投太守翟公
思求為書吏翟公視其所書絕精妙即留之時公
巽叅政立屏後翟公視事退公巽前問曰適道人
何為者翟公告以故公巽曰某觀其眸子非常人
宜誥之乃召問所以來范悉對以實問習何經曰
治易書翟公出五題試之不移時而畢文理高妙
翟公父子大驚敬待之已而歸南徐寘之郡庠以
錢百千畀州教授俾時調其急闕且囑之曰無盡

予之彼一日費之矣頃之翟公得教授者書云自
范之留一學之士為之不寧已付百千與之去不
知所之矣未幾翟公捐館於南徐忽有人以袖掩
面大哭排闥徑詣總帷閣者不能禁翟之人皆驚
公巽默念此必范寥哭而出果范也相勞苦留之
宿天明則翟公凡筵所陳白金器皿蕩無孑遺訪
范亦不見時靈幃婢僕門內外人亦甚多皆莫測
其何以能携去而人不之見也遂徑往廣西見山
谷相從久之山谷下世范乃出所携翟氏器皿盡
質之為山谷辦後事已而往依一尊宿忘其師素名

知其人問曰汝來何為曰欲出家耳能斷功名之
念乎曰能能斷色慾之念乎曰能如是問荅者十
餘反遂名之曰恪能居亡何尊宿死又往茅山投
落托道人即張懷素也有妖術呂吉甫蔡元長皆
與之往來懷素每約見吉甫則於香合或茗具中
見一圓藥跳擲久之旋轉於桌上漸成小人已而
跳躍于地駸駸長大與人等視之則懷素也相與
笑語而去率以為常時懷素方與吳儲侔謀不軌
儲侔見范愕然私謂懷素曰此怪人胡不殺之范
已密知之矣一夕儲侔又與懷素謀懷素出觀星

象曰未可范微聞之明日乃告之曰某有秘藏遁
甲文字在金陵此去無多地願往取之懷素許諾
范既脫欲詣闕而無累糧湯侍郎東野時為諸生
范走謁之值湯不在其母與之萬錢范得錢徑走
京師上變時蔡元長趙正夫當國其狀止稱右僕
射而不及司空左僕射蓋范本欲併告蔡也是日
趙相偶謁告蔡當筆据案問曰何故忘了司空耶
范抗聲對曰草茅書生不識朝廷儀蔡怒目嘻笑
曰汝不識朝廷儀即下吏捕儲侔等獄具懷素將
就刑范往觀之懷素謂曰殺我者乃汝耶范笑曰

此朝廷之福爾又謂刑者曰汝能碎我腦蓋乃可
殺我刑者以刃斫其腦不入以鐵椎擊之又碎
然竟不能神卒與儲侔等坐死洎第賞范曰吾不
能知此湯東野教我也遂急速湯湯惶駭不測其
由既至白身為宣德郎御史臺主簿范但得供備
庫副使勾當在京延祥觀後為福州兵鈐其人縱
橫豪俠蓋蘇秦東方朔郭解之流云

投水屈原

有士人嘗以非辜至訟庭守不直之士人憤懣大
聲稱屈守怒曰若為士乃敢爾為我屬對不能且

得罪因唱曰投水屈原真是屈士人應聲曰殺人
曾子又何曾守曰吾句有二屈字而汝句尾乃曾
音層字汝之不學明矣顧何所逃罪邪士人笑曰
此乃史君不學爾按屈姓流俗皆如字呼而屈到
屈原皆九勿切史君嘗研究否守輒釋遣之

祠廟之訛

祠廟之訛甚多彭郎小姑固世所共知其最可笑
者鄴中有西門豹祠乃於神像後出一豹尾舂陵
有象祠乃塑一象垂鼻輪囷流俗之無知亦已甚
矣

伏波崔府君廟

後漢馬文淵路博德皆嘗為伏波將軍又皆有功
於嶺南海上有伏波祠古今所傳莫能定于一東
坡作碑謂兩伏波均當廟食政和中因修九域圖
志以睢陽雙廟為例令祀兩神蓋義理當於人心
雖是時正諱東坡議論而亦不能廢也紹興乙卯
董令升舍人莽為吏部郎以嘗持節廣西乞兩廟
封爵一等詔從之然不知政和永並建廟以前竟
孰當此血食也磁州有崔府君廟邦人嚴奉又京
師北郊亦建廟 中興駐蹕臨安加封真君築祠

西湖上像設尤嚴或以其神為崔子玉非也神乃
唐正觀中相州滏陽令遷蒲州刺史有惠愛於滏
陽後為磁州民為立祠歿因葬其地 本朝景祐
二年七月詔曰眷是靈祠本于外服且以惠存滏
邑恩結蒲人生著令猷沒司幽府案求世系雖史
逸其傳尸祝王官而民賴其福崔府君宜特封護
國顯應公有司遣官祭告然迄莫知其名字

臨安旌忠廟

紹興初張楊郭三大將建永樂三侯廟于臨安栽
塚槁之東賜額旌忠各有封爵三侯者高將軍名

永能程閣使名博古景崇儀名思誼高西州人世
總蕃落邊人賴以安程河南人文簡其諸父也世
業儒獨程以材武奮景普州人其大父訥有將材
西人畏之永樂之役徐德占拔一時名將以行故
三侯皆被選程首與虜戰歿高以策不用知必敗
以弓弦絕脰死景入說賊被害舊廟建於延安之
膚施縣有古雍施巨濟所作記云然今臨安新廟
無復此碑而故老猶能誦其略三侯既廟食西邊
每王師與虜戰屢施陰助諸將來東南討方臘亦
著靈異故相與作廟于臨安廟初成有匠者醉溺

于庭立死時時有三蛇出沒殿廡或行庭下大者長尺許鱗鬣齒爪悉具通身小方勝如金色其次長八九寸又其次稍小白自首至尾其脊皆有金線身紋盡同惟次者尾稍秃天字晴明變化數百往來游戲於庭卉芭蕉間或緣幡而上近歲乃不復出人或謂為陝西三龍王蓋三侯以節死其英魂忠魄變幻飛潛無所不可東坡銘張龍公云相彼幻身何適不通地行為人天飛為龍惠于有生我則從之信哉今遷廟于豐樂橋之東北故覺苑寺基也

二相公廟乞夢

京師二相公廟世傳子游子夏也靈異甚多不勝載於舉子問得失尤應答如響蓋至今人人能言之大觀間先大父在太學有同舍生將赴廷試乞夢於廟夜夢一童子傳言云二相公致意先輩將來成名在二相公上覺而思之子游子夏夫子高弟也吾成名在其上必居魏科無疑竊自喜暨唱名乃以雜犯得州文學大憤悶失意私念二相之靈不宜有此沈吟終夜忽駭笑曰論語云文學子游子夏今果居其上乎詰旦以語同舍皆大笑曰

神亦善謔如此哉

蜀僧東明寺題詩

蔡元長南遷道出長沙卒於城南五里東明寺遂
草殯于寺之觀音殿後有蜀僧遊方過之慨然因
題詩于壁曰三十年前鎮益州紫泥丹詔鳳池遊
大鈞播物心難一六印懸腰老未休佐主不能如
傳說知幾那得似留侯功名富貴今何在寂寂招
提一土丘

梵志詩

山谷以茅季偉事親引梵志翻襪之句人喜道之

予嘗見梵志數頌詞朴而理到今記于此其一曰
欺誑得錢君莫羨得了却是輸他便來往報答甚
分明只是換頭不識面又曰多置莊田廣修宅四
鄰買盡猶嫌窄雕牆峻宇無歇時幾日能為宅中
客又曰造作莊田猶未已堂上哭聲身已死哭人
盡是分錢人口哭元來心裏喜又曰衆生頭兀兀
常住無明窟心裏為欺謾口中佯念佛又曰世無
百年人強作千年調打鐵作門限鬼見拍手笑又
曰勸君休殺命背面彼生嗔嗔他他嗔汝循環作
主人又曰他人騎大馬我獨跨驢子回顧擔柴漢

心下較此子又曰家有梵志詩生死免入獄不論
有益事且得耳根熟白紙書屏風客來即與讀空
飯手捻鹽亦勝設酒肉

王虛中

王虛中名日休龍舒人早為太學諸生傳注經子
數十萬言然不利於場屋晚以特奏名廷試不用
條對式但如科舉答策坐是竟不得官獨好佛著
淨土文直指西方淨土慧辯了然觀者起敬或自
力或勸人募金建安利淨土文板喻二十副願
力洪深修行尤精苦諷誦禮拜夜以繼晷館於廬

陵某通守家一日謁通守謂之曰某去矣以後事
累公通守愕然虛中乃着白衫詣佛堂合掌念佛
頃之立化於植木矣傾城縱觀累日不能遏通守
亦明眼人乃命具棺指虛中謂人曰先生平時照
了諸妄坐卧自如今請先生卧即舉而入棺予舊
見建安陳應行季陸道此後訪南北山雲游諸僧
欲問其歲月并通守姓名漫無知者記其大略如
此

惠曆寺輪藏

臨江軍惠曆寺初造輪藏成寺僧限得千錢則轉

一匪有營婦喪夫家極貧念為轉藏以資冥福累月辛苦收拾隨聚隨費終不滿一千迫於貧乏無以自存嫁有日矣而此心眷眷不能已遂攜所聚之金號泣藏前擲金於地輪藏自轉闔寺駭異自是不復限數云

江東叢祠

江東村落間有叢祠其始巫祝附託以興妖里民信之相與營葺土木寢盛有惡少年不信一夕被酒入廟肆言詆辱巫駭愕不知所出聚謀曰吾儕為此祠勞費不貲一旦為此子所敗遠邇相傳則

吾事去矣迨夜共詣少年以情告曰吾之情狀若固知之儻因成吾事當以錢十萬謝若少年喜問其故因教之曰汝質明復入廟詈辱如前凡廟中所有酒釐舉飲啖之斯須則偽為受械祈哀之狀庶印吾事今先賂汝以其半少年許諾受金翌日果復來廟廷袒裼踣蹙極口醜詆不可聞廟傍民大驚觀者踵至少年視神像前方祭賽羅列即舉所祀酒悉飲之以至釥饌無孑遺旋俯躬如受繫者扣頭謝過忽黑血自口涌出七竅皆流即仆地死里人益神之即日喧傳傍郡祈禳者雲集廟貌

繪繕極嚴巫所得不勝計越數月其黨以分財不平詣郡反告乃巫寘毒酒中殺其人捕治引伏魁坐死餘分隸諸郡靈響訖息

作賦贖罪

舊傳滕達道未遇時與諸生講學于僧舍主僧出諸生夜盜其犬而烹之事聞有司欲治其罪滕公為丐免守素聞其能賦因諭之曰如能為盜犬賦則將釋之滕公即口占其辭曰僧既無狀犬誠可偷輟藍宮之夜吠充絳帳之晨羞擗飯引米猶掉續貂之尾索網牽去難回顧免之頭守大笑即置

不問今人相傳為口實紹興初予妻之祖強公叔

章通守

黻

為臨安錄事叅軍時予祖母之第陳公

宗卿侍郎

之淵

為府學教授適學帑被盜邏者夜

搜溝中而所盜金在焉府學生黃其姓者立於傍

遂錄送府繫之獄生自辨數然蹤跡頗疑似強公

與府司戶毛季中謀曰行之則汙辱士類為學校

羞矣因引滕公作賦故事言於府乞俾之試府主

張公如瑩尚書

澄

許之俾詣都廳試以取傷廉為

題生倉皇不成文強公潛代為之其一聯云門人

竊屨何傷孟子之賢同舍誣金始見直生之量張

公見之喜即於賦後判云黃某盜金情狀頗著曹
官試賦文理稍佳免送所司押歸本學聊從五等
薄示諸生遂以付學陳公亦陰縱之以此見前輩
之盛德持心皆近厚也

俚語盜智

俚語謂盜雖小人智過君子此語固可鄙笑然盜
之姦詐實有出人意表者可誅也高郵民尉九疾
足善走日馳數百里氣勢猛壯非得樹不能止為
盜寢寤傍郡淮人皆苦之其居高郵闌閭間日則
張食肆夜則為盜一日晨起方坐肆間有道人來

食湯餅食已邀尉至間處呼為師父且拜之尉訝
之曰何為者道人曰某亦有薄技然出師下遠甚
聞楚州城外有一富家今願偕師行庶憑藉有所
獲尉許諾使之先往道人即馳去逮夜尉張燈閉
肆怒其僕執事不謹毆之僕紛拏不服乃呼羅者
廂官俱繫之須翌日送郡尉密謂羅曰吾與若厚
且家于此必不竄若姑縱吾歸明當復至也羅許
之尉得釋即踰城馳二百里至楚城外夔夔方二
鼓矣道人果先在相見喜甚尉自屋窻入約道人
伺于外既入其室視所藏金珠錦綺爛然溢目即

以百縑擲出道人分兩囊負之斯須尉復由屋窻
出道人思天下惟尉為愈已不如殺之即拔刀斷
其首隨墜地視之則紙所為也尉由他戶復馳歸
高郵就逮天方辨色道人負重行遲為追者所及
執送楚州獄自列與尉同為盜狀州為檄高郵高
郵報云是夕尉自與僕有訟方繫有司無從可為
盜也道人終始墮其計卒自伏辜尉狡險萬端有
術以自將屢為穿窬官卒不能捕又有士夫調官
都下所居逆旅前張茗坊與染肆相直士無事日
凭茶^凡閱過者一日見數人往來其前數四若脾

晚染肆者殊訝之一夫忽前耳語曰某輩經紀人
也欲得此家所暴縑帛告官人勿言士曰此何預
吾事而肯饒舌邪其人拱謝而退士私念彼所染
物皆高揭于通衢之前白晝萬目共覩彼若有術
可竊則真黠盜也因諦觀之但見其人時時經過
或左或右漸久漸踈薄暮則皆不見士笑曰彼妄
人果給我即入房將索飯則其室虛矣



昭陽作噩才初達子園於樊輿客邸時和易州以翌歲
春恭辭 陵差至會垣宿諸上舍必能靜

光緒辛巳七月再閱時歸四七年矣

陽湖趙汝寧字惠与號於靜窩
弘治庚辰秋不寐樓夜書

陽湖趙汝寧字惠与號於靜窩
弘治庚辰秋不寐樓夜書